

武俠世界



第 36 年

8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馬行空先生撰著的俠情哀艷故事「鬧揚州」。年輕俠士唐樂行揚州一遊，因看不慣揚州一霸楚聞達的霸道，出手救了還不起高利貸的岑充，與楚聞達結下了仇怨……不料因英雄救美，又得罪了「福勝門」的少主顧瑞生，其有仇必報，因而發生了錯綜複雜的恩恩怨怨……江湖上的報復，從來是令人聞之驚心，馬行空先生細膩地描述了故事的起因，結局，情節的波瀾起伏令人驚心動魄，江湖上的勾心鬥角使人喟歎，欲知故事詳情，請細閱本文。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鬧揚州(新派俠情哀艷故事)

年輕俠士唐樂行腰纏萬貫下揚州，卻因打抱不平惹禍上身……

馬行空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騰虎鳳戰三王(龍虎鳳羣雄錄故事之二)

巧佈埋伏 手刃元兇……石中蓮 5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白眉太監(方寶玉傳奇故事)

深山渡良宵 伊人被倒吊……龍乘風 71

銀杏山莊(新派武林殺手故事)

千里追蹤尋夫君 夜半敲窗良人現……西門丁 77

棒打江山(新派湖海俠情故事)

對質找尋佐證 師太中毒昏迷……霍去病 88

飛刀小祖宗(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計劃週詳充說客 誘餌上當願作東……辛士 93

朝天一棍(「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欽犯在手控大局 各為其主效棉力……溫瑞安 99

燕子飛(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石貴妃喬裝下嫁 犬養王故弄玄虛……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龍吟鳳鳴下天山(新派武林恩義故事)

狼狽為奸遭橫死 乘船追擊幹一場……辛棄疾 111

虎視天下(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串通假作戲 朦朧愛女心……東門白 121

本期刊登的「龍騰虎鳳戰三王」乃湖海爭雄錄故事之二，欲知小白龍岳震宇、黑虎幫少主雷猛、其妹漩姑如何聯手決戰三王，請閱本故事。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八索九簡」，屆時請留意。

另有封從虎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龍殺令」貢獻給你，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8期

(總號181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精選介紹



每本HK\$36



每本HK\$36



每本HK\$38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嗨!女孩子

岑凱倫 著

這不是神話故事，
祇是幸運之神，
眷顧着幾個女孩子。

再生緣

岑凱倫 著

人，一生只能活一次，
她却多活了一次。
再一次重生，
再一次情緣——再生緣！

幸福花

岑凱倫 著

幸福花散發着淡淡清香，代
表着幸福、健康與快樂。丁翠湖
希望擁有趙天龍的愛，溫暖的
家。但史芝芝一再再的破壞，幸
福花的魅力，能否為翠湖改變一
切？

州 鬧揚



那個漢子仍不吭一聲。
若是給那幾個惡漢如此痛毆下去，那人遲早會給打死。唐樂行忽然抓起酒壺，骨嘟嘟喝了一大口，然後重重地放回枱面上，發出「彭」一下響聲，霍然挺身而起，疾聲道：「停手！太過份了！殺人不過頭點地，你等太過份了！他不過欠了你家公子銀子，縱使一時間還不了，也不用如此兇狠地毆打他！你等那裏是要他還錢，是要他的

起勁！」
那幾個惡漢拳腳交加，揍得更

不少食客看着，都禁不住在心裏暗讚那人「夠種」，但又替他擔心，雖對那伙惡漢的所為看不過眼，怯於那伙人的來頭，唯有竊竊私議。
「嘿……好硬的骨頭啊，居然不吭一聲，你奶奶的，給我打，非要他吭聲不可！」尖削臉錦衣人寧惡地喝叫。

這時候，那幾個惡漢已將那人毆至不能動彈，他仍然咬緊牙關，不哼一聲。

好一副硬骨頭。
但又不該管閒事，會因為對那伙惡漢及尖削臉形錦衣人的懼怕，想來，那伙惡漢及那個錦衣人口裏的公子——必然大有來頭，是以震懾住那些食客不敢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州 鬧揚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由於商賈雲集，揚州自古繁華，但見烟柳畫橋，翠幕風簾，日間熙來攘往，夜間樓頭笙歌；市列珠璣，戶盈羅綺。富商巨賈，競逐豪奢。
唐樂行來到揚州，便給那一片繁華景象吸引住了，而禁不住在心裏讚嘆一聲，好一個天下第一大商埠，果真名不虛傳，教人眼界大開。

沿着長街一直往前走，但見車水馬龍，行人如潮，兩旁店鋪林立，酒樓店招琳瑯滿目，教人目不暇給，好一個花花世界。
唐樂行邊走邊游目瀏覽，不知不覺走到一座店大樓高的酒樓前，猛地省起，為着早點趕到揚州城，在路上並沒有打尖吃晌。肚子頓時一陣咕咕作響，不自禁停下脚步，

唐樂行隨便要了些飯菜，還要了兩斤酒。那個店夥馬上到廚下去，並泡了一壺茶回來。「公子爺，飯菜很快便送上，請先喝口茶什麼？」

唐樂行搖搖頭，「隨便找副座頭便成，區區只要填飽肚子。」
店夥似的陪着笑道：「原來公子爺似未吃晌午，小的沒有問清楚，小的不是，請公子爺到那面座頭坐。」帶引唐樂行到座堂裏頭第四行第七副座頭落座，重新將枱面抹一遍，在唐樂行面前擺放好杯筷，殷勤問道：「請問公子爺吃些什麼？」

唐樂行連盡兩大碗飯，那個夥計恰好將酒送上，唐樂行已飽了七八分，正想喝酒，當下自斟自飲起

解解渴。「殷勤替他斟了一杯茶，然後才退下去，招呼別的客人。
唐樂行喝了口茶，心裏道：「果然是大地方。咱走過多少地方，那有這裏的夥計這麼殷勤招呼，侍候週到，花多些銀子也樂意啊。」

唐樂行連盡兩大碗飯，那個夥計恰好將酒送上，唐樂行已飽了七八分，正想喝酒，當下自斟自飲起

來。
一壺酒快喝完的時候，唐樂行忽然聽到樓上傳來一陣喝罵聲，不由放眼往樓梯口那面望去，一個人像滾瓜葫蘆般突然從樓上沿着樓梯滾跌下來，上面跟着衝下幾個如狼似虎的漢子，惡狠狠地向那個滾落地上的人拳打腳踢，一個臉形瘦削的錦衣人隨後一步步自樓上走下來，站在樓級上吆喝：「打！給我狠狠地打！他奶奶的，欠債不還錢，還敢說我家公子欺人太甚。這是那門子的道理！當初借給你的白花花銀子，如今你却一個子兒也不還，還說三道四，今日若不顯點顏色給你瞧瞧，還以為我家公子好欺啊！」

那個模樣落泊潦倒的人給那幾個惡漢一陣拳腳交加之下，雖則滿地亂滾，居然連哼也沒有哼一聲。
在店堂內喝酒的食客乍見有人從樓上滾跌下來，給幾個跟着衝下來的惡漢圍毆，禁不住起了一陣哄動，有人似乎看不過眼，站起身欲上前去理會，當看到那個臉形尖削的錦衣人走下來，本來哄動的場面立時靜下來，欲管閒事的亦頓時退縮，本來站起身的亦紛紛坐回下去。那些食客大都顯露出一副憤忿不平，敢怒不敢言的神色。
唐樂行看在眼內，再笨的人也看出，那些食客之所以憤忿不平，

仗義行俠

惹上禍端

抬頭往門樓上看一眼，那面金漆牌匾上寫「第一樓」三個大字，吞口唾沫，邁步往店內走去。

一個店夥馬上含笑向走入店內的唐樂行趨迎，哈腰道：「公子爺，樓上有雅座。」

唐樂行搖搖頭，「隨便找副座頭便成，區區只要填飽肚子。」

店夥似的陪着笑道：「原來公子爺似未吃晌午，小的沒有問清楚，小的不是，請公子爺到那面座頭坐。」帶引唐樂行到座堂裏頭第四行第七副座頭落座，重新將枱面抹一遍，在唐樂行面前擺放好杯

唐樂行連盡兩大碗飯，那個夥計恰好將酒送上，唐樂行已飽了七八分，正想喝酒，當下自斟自飲起

唐樂行連盡兩大碗飯，那個夥計恰好將酒送上，唐樂行已飽了七八分，正想喝酒，當下自斟自飲起

兄，你不會怪小弟在你身上斬了一刀吧？」

林卓然不等走在最後的五師弟郭錦德說話，馬上說道：「三位師弟不用心裏不安，不過是皮肉之傷，傷得不太重。三位師弟乃是奉命而行，又不是故意傷害愚兄，愚兄怎會怪三位師弟？」

三師弟余龍光打量林卓然左臂上及右腰處包紮起來的傷口。「二師兄，真的傷得不重？」

林卓然笑着拍拍三師弟的肩頭，「若傷重，愚兄還能夠回來嗎？」

四師弟劉百昌道：「二師兄，咱們那樣做，值得嗎？」

林卓然道：「當然值得！爲了替大師兄報仇，打倒顧老賊，愚兄挨兩刀不算什麼。」

「四師兄，師父要咱們那樣做，情非得已，咱們若不能夠在百日之內幹掉顧老賊，從今後，咱們便要退出揚州城，到別處去立足，你想想，到了期限，咱們揚武門便要敲鑼打鼓，手拿揚武門永不踏足揚州一步的橫幅，沿着城中大街遊行一匝，然後才離開揚州，奇耻大辱，不但師父受不了，咱們也無法忍受啊！本門在揚州創立至今，已有六十多年，師父說，揚州乃本門根本之地，離開了揚州，到那裏去立足？怎對得起祖師爺？只有幹

掉顧老賊，打垮福勝門，本門才能夠繼續在揚州立足。」五師弟劉錦德捏着拳頭，神態激昂。

「四師弟，可是認爲師父要咱們那樣做，不……」

劉百昌忙道：「二師兄，小弟如今明白了！五師弟說得對，爲了本門，那樣做確實值得。」

「三位師弟，師父要咱們做弟子的幹什麼，做弟子的都要聽從照辦。好了，該回房去睡覺了。」

余、劉、郭三人互相觀看了一眼，齊應一聲：「是，二師兄。」跟着又齊聲道：「二師兄受了傷，也該早點上床睡啊。」話落，三人退出房外。

林卓然看到三個師弟帶點淘氣的樣子，不由莞爾，上前關上房門的利那，四師弟劉百昌突然轉身道：「二師兄，對不起。」聽了劉百昌那句沒頭沒腦的話，林卓然有點摸不着頭腦，隨即恍然明白過來——劉百昌是爲了在他手臂上斬了一刀而耿耿於懷，向他致歉。

看着四師弟劉百昌的背影，林卓然露齒笑起來。

* * *

對於夜來遭遇到的那回事，唐樂行一直放在心上，翌日起床後，實在放心不下，匆匆吃過早點，趕去那條橫巷找尋林卓然。

他擔心林卓然在他離開後，遭

到毒手——給跑掉了的那三個人返回去幹掉。

由於他昨晚對那座房屋記認在心，因此，他很快便找到那座房屋，來到門前，他舉手拍門。

可是裏面卻沒有人應門，心裏一急——擔心林卓然真的遇害，右掌往門上按着，暗中運勁，耳聽「

崩」一聲暴斷聲，他知道已將於門的木栓震斷，於是順勢一推，兩扇門給推開來，他馬上走入門內，隨即將兩扇門關上，往屋內走去。

走遍了整座房屋，不但找不到林卓然，亦找不了昨晚給人殺死而他親手抱入屋內的兩具屍體，就連後院的地上，亦不見一點血漬。

屋內雖則空無一人，唐樂行反而放下心來。

唐樂行見兩條屍體既然都不在屋內，他猜測只有一個可能，林卓然於昨晚深夜離開這裏，躲到別處去，並且將兩條屍體帶走，反之，不管死活，他都會在屋內。

換句話說，林卓然極可能已安全地躲到一個不知在那裏的地方去。

既然找不到林卓然，猜他大概已躲到別處的地方去，唐樂行總算了却一件心事，離開那座房屋後，他決定到城裏各處巡遊，領略一下揚州城的繁華景象。

走出那條橫巷，正要轉入長街

而起，飛身掠向湖中小舟。

他不能袖手不理會。

原來，那扔出的幾塊石頭有兩塊在舟邊水中擊起大朵水花，另外有三塊砸落小舟上，幾乎砸中那兩個女子，嚇得那兩個女子驚呼惶叫，狼狽閃避，弄得那本來便搖晃不定，加上激濺起的湖水，震盪得加劇搖晃的小舟搖盪得更加劇烈，那兩個女子終於站不住，身子一個歪側，跌落水中。

兩個女子都張口發出驚駭的叫聲。

堤岸上的人羣亦發出一陣驚叫聲，嘆通嘆通之聲接連響起，有不少人奮不顧身撲落湖中，來個英雄救美。

那些人的反應當然不及唐樂行快，他是在看出舟中的兩個女子快要傾跌落水中的利那，自柳樹上飛掠向小舟救人，加上他身法迅快，險險來得及在那兩個女子跌落水中的利那，掠至小舟上，那利間他的動作迅疾如電光石火，腳下在小舟上一點，雙手疾抓住兩個女子的一條手臂。口裏喝一聲：「起！」抓着那兩個女子躍騰起來，呼呼一陣掠風聲中，三個人有如一頭大鳥般，向湖岸上掠去。

堤岸上的人先是看得目瞪口呆，繼之驚嘆唐樂行的絕妙身手，爆發出一陣歡呼喝采聲。

的時候，幾乎給一伙奔跑而來的人撞倒，幸好他身手敏捷，反應亦快，急忙往後縱退一步，險險避過從他眼前奔跑過來的兩個人，定定神，只見十多個漢子像一窩蜂般往長街的那頭跑去，彷彿跑慢了便檢不到便宜似的。

那些人跑得那樣急，到底爲了什麼？唐樂行頓起好奇之心，一個箭步縱前去，一手抓住一個跑在最後的一個年輕人問道：「如此匆忙，請問所爲何事？」

那個年輕人冷不防給人一把抓住，急急交加，大叫道：「放開我！你媽媽的抓着我幹嗎呀！」奮力欲掙脫唐樂行抓住他的手。那裏掙得脫，急急之，揮拳砸向唐樂行。

唐樂行焉會給那年輕人砸中，左手一攔，抓住他砸來的拳頭，暗中運動，那年輕人的拳頭頓時像骨折斷般，劇痛難當，痛得他慘叫一聲：「我的媽呀……」雙腳一軟，幾乎跌倒。

唐樂行沉聲道：「何事如此奔跑匆匆？」

那年輕人痛得額上冒汗，知道碰上了硬把式，忍痛道：「好漢，請快放手，咱們……爲的是一……楚家小姐的……姿容。」

「原來如此。」唐樂行放開那年輕人。

跳落水中的人看到兩個女子被救，都替兩個女子高興，但也心中懊惱——爲何沒有那人的身手，豈不是可以捷足先登，一親香澤。

唐樂行抓着兩個女子掠落在堤岸上，腳才沾地，那兩個女子呻吟一聲，身子一軟，嚇得他不由得雙手改抓爲抱，將那兩個女子攔腰抱住。

這一來，唐樂行真箇左擁右抱，軟玉溫香抱滿懷。

跟那兩個女子如此親近，唐樂行焉會看不清楚兩女的容貌，左邊那個年約二八年華，容貌秀麗，一身丫環裝扮，看得出是個丫環使女，當他目光落在右手扶抱着的那個女子臉上時，頓時目光發直，不由自主給吸引住，心裏不由讚嘆一聲：「好一個天姿國色的大美人！」

在唐樂行右手臂彎內的女子二十不到年紀，長得花容月貌，麗質天生，眉目如畫，好一個絕色佳人，怪不得那麼多人爭相奔逐，爲求一睹其絕代姿容，確實名不虛傳。

也難怪唐樂行情不自禁，爲那女子的絕世姿容所迷——失態。

那女子該是楚家小姐了。

大概因爲驚嚇過度吧，兩個女子似乎暈了過去，很快便給蜂擁而來的人羣驚動，回過神來的唐樂行看到兩個女子暈了過去，一時間教

那年輕人馬上忍痛拔腳便往前跑，心裏大叫倒霉，當然也將唐樂行的祖宗十八代在心裏罵遍。

看着那年輕人往前飛奔的身影，唐樂行口裏喃喃道：「看那些人爭先恐後往前奔去，活像有銀子撿那樣，那個楚家小姐莫非貌如天仙？引得那些人趕着去爭睹其容貌。嘿，橫豎打算到處逛，何不跟隨那些人去湊湊熱鬧，見識見識。」心念既生，當下快步跟隨着那些人跑去的方向追下去。

那個給他抓住的年輕人已跑得沒了影踪，幸好一路上都聽到路人在談論楚家小姐，從而知道楚家小姐的行踪去向，唐樂行得以一路追下去，不至追錯方向。

楚家小姐原來去了東湖遊玩。

唐樂行一口氣追到東湖，但見湖岸邊，柳堤上，聚集了百數十人，全都往湖面上看着，還未走到柳堤上，已聽到堤上的人羣發出驚艷的讚嘆聲，聽在耳中，唐樂行禁不住在心裏嘀咕：「莫非那楚家小姐長得真如天仙化人不成？倒要瞧瞧清楚明白。」

連跑帶縱，唐樂行跑上柳堤上，堤上的人羣突然像給刺了的馬蜂窩，哄一聲「炸」開來，發出一片驚呼大叫聲，跟着響起一聲女子受驚的尖叫聲，同時亦響起叱喝：「大膽狂徒，膽敢驚擾我家小姐，可

堤上頓時響起一片責罵聲，但却給兇惡的呼喝聲壓下去。「那一個吃了豹子膽，敢說我家公子的不是！」

「有種的站出來，看看他的嘴巴有多硬，不知死活！」

唐樂行就在那時從柳樹上彈身

他不知如何是好——雙手皆抱着人，根本無法動手救醒兩女。

圍攏過來的人羣中有人嘆道：「如此美人，若能一親香澤，死也甘心。」

「好艷福啊，不但抱着楚家小姐，連她的丫環也抱着，羨煞死人！」

聽到那些話，唐樂行大為尷尬，事實上，他一心一意只在救人，絕無其他，但眼下的情形却叫他大感為難——放下兩女不是，不放又不是，幸好右手臂內的女子忽然眼皮顫動，甦醒了。

唐樂行急忙輕輕搖動一下那個女子的身體，口裏說道：「唏！姑娘醒了麼？快醒醒啊！」

那女子櫻口微張，呼出一口氣，兩眼緩緩張開來，圍觀的人情不自禁喜嘆道：「醒了，楚家小姐醒了！」

楚家小姐張開眼，目光有點惘然，緩緩轉動了一匝，停在唐樂行的臉上，唐樂行跟她的美目接觸，沒來由地心頭「突突」直跳，忙移開目光，口裏說道：「姑娘，沒事吧？妳已在岸上。」

楚家小姐長長的眼睫毛眨動一下，忽然間臉上泛紅，身子微微掙動，似欲脫開唐樂行的扶抱。唐樂行馬上意會，放開扶抱着楚家小姐的右手，「姑娘，站穩啊。」

楚家小姐襖衽一禮，謝道：「幸得尊駕出手相救……小妹衷心感激。」

唐樂行忙搖手道：「舉手之勞，姑娘毋須言謝。」一頓，醒起左手還抱着一女，忙急急道：「這位姑娘大概驚嚇過度，一時間醒不過來，請姑娘接過抱住她，待區區救醒她。」將左手少女往楚家小姐面前一送。

楚小姐忙伸手接過那少女，將她抱住，口裏輕輕喚道：「露兒，醒醒，醒醒啊！」

唐樂行正欲開口說話，圍觀的人羣忽然騷動起來，並有人發出呼痛聲，亦有人跌下去。隨着一陣吆喝聲，人羣有如潮水湧般，左右分開來，一伙如狼似虎的人從中走前來，當先的兩個朝走避不及的人拳打腳踢，給打倒踢跌的人都敢怒不敢言，顯然懾於那伙人的氣焰。

唐樂行看在眼內，不由氣往上衝，心知找麻煩的人來了，他倒不怕，暫且捺着，靜觀其變。

楚家小姐看到那伙人闖來，禁不住柳眉倒豎，緊抿着嘴唇，哼了一聲，怒視着那伙人。

那伙人一共七八人，當中那個身形高挑，橫眉鼠眼，塌鼻梁，朝天鼻，那副尊容實在不敢恭維，衣飾華麗，看上去有如豬穿新衣，給人一種糟蹋了一身華衣的感覺，觀

其貌，年紀不過三十。

那人的樣貌雖然不敢恭維，但却趾高氣揚，一副不可一世的囂張相，圍觀的人中，不少人對其怒目而視，亦有膽小怕事的人慌忙溜走。

那伙人走到唐樂行與楚家小姐跟前，馬上散開來，將他兩人，還有抱在楚家小姐懷中的婢女包圍起來。

那個身形高挑，衣飾華麗的人以輕藐的眼光上下打量了唐樂行一眼，微哼了一聲，隨即目光一轉，瞧着楚家小姐，嘻皮笑臉道：「唷！楚姑娘，剛才沒有嚇着妳吧？看到她那花容失色的樣子，小生多心痛啊。小生好不後悔跟妳開了個玩笑，請楚姑娘別見怪，小生這廂給妳賠禮道歉。」說完，向楚家小姐打躬作揖。

楚家小姐美目怒睜，氣罵道：「無賴，我不想跟你說話！看到你，便想作嘔！」

那傢伙却不以為忤，仍舊嘻皮笑臉，「楚姑娘，小生自知面目可憎，但小生可是真心誠意向妳賠禮道歉。若楚姑娘仍不肯原諒小生，妳打小生吧，只要能夠令妳解恨消怒，小生甘願給妳責打。」邊說，邊向楚家小姐逼近，「楚姑娘，妳打啊！踢呀！怎麼不動手呀？」

楚家小姐看着那傢伙不懷好意

退開去。

圍觀的人羣看到唐樂行一招便擊退顧瑞生的六個隨從，禁不住齊聲喝采。

楚小姐主婢只覺眼前一花，還未看清楚唐樂行是否應付得了六個惡漢的撲擊，便聽到圍觀的人羣發出喝采聲，定神一看，唐樂行彷彿沒有動過，仍然站在剛才的地方，但却橫刀而立，六個惡漢全給擊退，頓時鬆口氣，發出一聲歡呼，對唐樂行的身手好生嘆服。

露兒忍不住低聲對小姐說：「小姐……他很了不起啊！」

顧瑞生看到六個隨從給唐樂行一招擊敗，臉色頓變，心裏吃驚，但不想在美人——楚家小姐跟前失了威風，不得不硬着頭皮上前，對那個隨從喝罵：「飯桶！吃素的麼？那斯也對付不了，丟了本公子的臉！還不給本公子滾開去，站着丟人現眼麼？」

那六個惡漢灰溜溜地慌忙走到顧瑞生的身後，人羣中爆發一陣嘲笑聲。

「好傢伙，想不到有兩下子啊，報上名來，本公子從不與無名之輩交手。」顧瑞生一副惡狠狠的樣子。

唐樂行冷冷道：「你又是何許人物？要區區報上姓名，露兩手看看你配不配，別盡在虛張聲勢，狐

地直往她身上挨過來，慌忙後退，忘了懷中抱着婢女露兒，幾乎跌倒，口裏罵道：「顧瑞生，你這個無賴之徒。本姑娘才不會跟你這種下流可惡之徒一般見識。你這種人，還不配本姑娘對你生氣！」

「妳罵小生，亦即在乎小生。俗語有云：打者愛也。罵也一樣。妳打小生吧，打啊！」那傢伙原來叫顧瑞生，突然一手抓住楚小姐一隻手，往他自己身上打去，那神態好不下流可鄙。

楚家小姐給顧瑞生抓住一隻手，氣急驚怒得嬌靨漲紅，嬌叱道：「無賴，放手！打你，污了本姑娘的手！」用力掙扎，那裏能夠掙脫得了顧瑞生的抓握。

顧瑞生抓住楚小姐的手，並沒有真的往自己身上打下去，色迷迷地看楚小姐那隻玉手，口裏嘖嘖連聲，讚嘆道：「好一隻玉手，柔若無骨，膚白如雪，小生何幸，得親肌膚。若能與楚小姐你真箇銷魂，小生死亦甘心！」並不將站在一旁的唐樂行跟圍觀的人看在眼內。

圍觀的人雖則對顧瑞生的所為看不過眼，但都敢怒不敢言，沒有人吭一聲。

楚小姐嬌靨由紅轉白，氣憤急怒得嬌軀抖顫，美目中淚光閃閃，一面極力掙扎，一面怒罵道：「顧瑞生你不是人！快放開我，光天化

假虎威！」

顧瑞生氣得怪叫一聲，拔出佩劍，疾刺唐樂行。

唐樂行目中精光一閃，口裏說一聲：「好招！」身形一動，手中刀一招攔江截流，「叮」一聲響，截下顧瑞生那一劍。

顧瑞生暴喝一聲，劍勢隨即施展開來，但見劍光閃閃，有如一面網子般，罩向唐樂行的身上。

別看顧瑞生樣貌讓人不敢恭維，劍上造詣頗精練，怪不得他敢目中無人，放肆橫行。

唐樂行口裏又喝一聲：「好劍法！」身形如陀螺飛旋，刀光如羅傘般飛展開來，恰好招架住顧瑞生那一招天網恢恢。

叮叮叮……一連串清脆的刀劍撞擊聲中，利那間「網」散「傘」收。只聽顧瑞生吼喝一聲：「手底下果然有兩下子，怪不得不知死活，膽敢多管閒事。」吼喝聲中，長劍急刺唐樂行身上頭胸膊三處要害。

唐樂行揮刀招架，不閃不避，跟顧瑞生硬碰硬。

圍觀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手心捏汗，連大氣也沒有呼一口，唐、顧兩人拚鬥得實在精彩絕倫，驚險刺激。

楚小姐主婢亦看得忘了自身危險，忘了顧瑞生的隨從隨時可向她們下手，看到驚險處，禁不住掩嘴

唐樂行毫無懼色，沉聲道：「姓顧的，太過份了！當眾調戲楚姑娘，下流可惡，別人怕你，區區可不怕！」

出手解救楚小姐的人，原來是唐樂行。

日之下，你……這樣……本姑娘絕不會放過你……」

顧瑞生忽然在楚家小姐那隻玉手親了一下，一臉陶醉地道：「好香啊，未曾真箇，已教小生銷魂……豈料一句話未說完，陡地張口大叫一聲，整個人斜向外飛跌出去。」

這一下變化之快，在場的人大都弄不清楚是怎樣發生的，只有三數人——楚家小姐、顧瑞生、唐樂行最清楚。

圍觀的人可不理會是何人將顧瑞生弄得飛跌出去的，看到他跌得灰頭土臉，莫不人心大快，歡呼出聲。

楚家小姐一下子脫出顧瑞生的抓握，馬上往唐樂行身旁躲去，口裏說道：「謝謝尊駕出手解救。」

「不要讓那斯跑了，快將他截住！」飛跌出五六尺外的顧瑞生好不狼狽，顧不了爬起身，忍痛向隨從喝叫。

那六個惡漢立刻身形閃動，飛快地將唐樂行和楚小姐主婢圍堵起來。

唐樂行毫無懼色，沉聲道：「姓顧的，太過份了！當眾調戲楚姑娘，下流可惡，別人怕你，區區可不怕！」

出手解救楚小姐的人，原來是唐樂行。

道：「姓唐的，你不該多管閒事！誰惹上我家公子，誰就沒有好下場！再不出來，咱們放火，看你龜縮得了。」

唐樂行對於顧瑞生一再派人來對付他，太感憤怒，心知房外的人什麼手段也會使出來，不出去不行，咬咬牙，走到門前，橫刀於胸，猛地將門打開！

他不能不提防房外的人於房門打開的刹那，向他施放冷箭或暗器。

房外的人並沒有乘機施襲！

唐樂行當門而站，看到房外站着四個人，也不知有多少人圍在暗處，奇怪的是客棧內的人彷彿都睡死了，沒有一個人出現。

他當然不相信客棧內的人都酣睡了，剛才還都跑出來瞧着，如今一個都沒有出現，極有可能給房外的人威嚇，全都龜縮在房裏不敢出來。

「姓唐的，快出來受死！」面對房門口的一人厲聲喝叫，往前逼進一步。「日間的英雄氣概去了那裏，不是變了縮頭烏龜吧！」

唐樂行兩眼往外張望了一會，冷笑一聲，道：「別以為使用激將法，區區便會上當衝出去跟爾等拚命，區區不吃這一套！」

人走入書房。

余龍光四人走入書房，看到師父坐在書案後的交椅上，忙上前向姓宋的的抱拳行禮：「徒兒拜見師父。」

姓宋的擺手道：「不用多禮。」一頓，接道：「辦妥了麼？」

劉百昌快口快舌道：「回師父，辦妥了，姓唐的這一次跟顧老賊的樑子結深了，縱使姓唐的肯罷休，顧老賊也不會放過姓唐的。」

余龍光接口道：「師父，顧老賊的人比弟子們先一步到四海客棧找上姓唐的，非但殺不了姓唐的，還給他殺了兩人，狼狽而逃。弟子跟師弟三人樂得坐山觀虎鬥，本來，弟子們大可不必再露面演戲，四師弟却想到一個火上加油的好主意。弟子們於是假扮顧老賊的人，再找上姓唐的。那厮身手果然厲害，若不是弟子們事先早已佈置妥當，幾乎給姓唐的留下……」

姓宋的中年人道：「龍光，別你一言我一語，將事情詳細說一遍。」

余龍光答應一聲，轉頭對五師弟郭錦德道：「五師弟能言善道，由你說吧。」

郭錦德沒有推搪，有條不紊地將四海客棧發生的事情，詳盡地敘述一遍。

待郭錦德說完，蔣獻策馬上豎

那知道唐樂行突然間衝出去，那幾人料不到唐樂行出爾反爾，給弄得忙亂失措，剛才發話那人慌忙向後急退，同時口裏大喝一聲：「放箭！」

黑暗中左右兩面響起忙亂的拉弓發箭聲，唐樂行却在利那間陡地縱拔起來，疏落的箭掠空嘶響，從唐樂行的腳下交錯射過。

唐樂行早已猜到對方極可能暗中埋伏擊手，所以不敢貿然衝出去，使了一招出爾反爾之計，一言點破對方的居心，令到對方給識破奸謀後，以為他絕不會上當，因而放鬆下來，他就在那時候衝出去，令到對方那些伏擊手措手不及放箭。他這一着成功了。

縱拔起丈許高，唐樂行凌空一翻，往當先那人行過去，一刀劈斬那人頭臉。

那人吼喝一聲，腳下一錯，身形斜閃，手上的長劍斜撩起來，迎擊唐樂行劈斬下來的長刀。

「鏗」一聲激響，刀劍交擊，那人給震得站不穩腳步，蹬蹬連退兩步，腳下一軟，一屁股跌坐下去。

那利間，另外三人各自於叱喝聲中，撲攻唐樂行，阻止唐樂行繼續出招擊殺伙伴。

唐樂行並不想殺死給他擊倒的那人，一心想生擒他，被那三人所阻，只好施展刀法，應付那三人的

撲攻。

那個給擊倒的人乘這空隙慌忙跳起身，吸口氣，加入戰圈。

唐樂行一人力戰四人，應付裕如，那四人雖然以眾凌寡，却絲毫佔不到上風。

唐樂行可不想跟四人糾纏下去，正欲全力一擊的時候，驀地圍牆外響起一聲呼叫：「扯乎，有公差捕快正趕來！」

圍攻唐樂行的四人聞聲各自躍出戰圈，弓弦聲乍響，十數支箭矢自黑暗中激射向唐樂行，令到他不得不舞刀封擋，那四個攻擊他的人乘機脫身，各自往圍牆上掠去。亦有數人自黑暗中閃現出來，急急向圍牆下竄去，唐樂行一口氣擋落所有射來的箭矢，欲追擊竄向圍牆下的人，又給自圍牆上放來的密集弩箭所阻，待到他應付了那一陣箭雨，那些人已全部逃出客棧圍牆外，要追，恐怕未必追上那些人，略一猶豫，他飛身掠上瓦簷上，自另一面越牆離開客棧。

他不想跟公差捕快打交道，免得惹上麻煩，思量之下，走為上着。

姓宋的中年人跟蔣獻策坐在書房內，不時往半掩的門外瞧一眼，似乎在等待什麼人。

門外，夜色沉了，偶爾有一陣

信他有能力擊敗顧老賊！」

「宋爺，獻策早已說過，不會看走眼的。」蔣獻策臉有得色，但很快便消散了。「宋爺洪福齊天，天降姓唐的煞星替宋爺對付顧老賊！宋爺，獻策敢說，姓唐的跟顧老賊一場大拚，絕對免不了，我們等着瞧好戲。」

姓宋的連連點頭，跟着皺起眉頭，不無顧慮地道：「獻策，不怕一萬，萬一姓唐的突然變卦，不想惹事生非，忽然離開揚州，咱們豈不是一場歡喜一場空？」

蔣獻策忙道：「宋爺請放心，獻策早已想到，並想好對策，務必令到姓唐的的跟顧老賊見個真章！接將他的對策說出來。」

聽罷蔣獻策的話，姓宋的頓時神態輕鬆起來，連聲說道：「獻策，果真不愧智多星這個外號。」

蔣獻策道：「宋爺，事關本門之存亡去留，獻策怎不竭盡心智。」

「好，好！」姓宋的嘉許地道：「獻策，這些年來，你替本門辦了不少事。你雖不是本門中人，但却全力為本門辦事，本門絕不會虧待你。待這件事了結，我會向門下宣告，委你為本門副門主。」

蔣獻策喜形於色，忙向姓宋的躬身抱拳，「謝宋爺賞識提携，獻策定當鞠躬盡瘁，報效本門。」

風吹入書房內，吹得燭火搖曳，兩人映在牆上的影子因而變得不似人影，恍似魅影怪獸。

「獻策，怎麼百昌他們仍未回來？」姓劉的中年人忍不住開口道，兩眼看着蔣獻策。「該不會有事吧？」

蔣獻策兩眼往門外瞥一下，說道：「宋爺，別急，百昌他們去了不到一個時辰，再等一會，他們定會無恙歸來的。」

話聲剛落，外面突然有輕快的腳步聲響起，蔣獻策兩眼往門外瞧去，口裏疾聲道：「定是百昌他們回來了！」急急站起身，往門前走去。

姓宋的本欲站起來，猶豫了一下，大概顧忌到自己的身份，依舊坐着不動，兩眼却不由自主地睜向門外。

蔣獻策說對了，劉百昌等人果然回來了，走在前面的余龍光一眼看到蔣獻策站在門前，馬上開口道：「蔣師爺，咱們回來了，師父在書房內等着？」

蔣獻策看到余龍光等人快步走來，喜道：「龍光，全都無恙歸來？」

「嗯！毫髮無損！」走在前頭的余龍光答。

「快進來說話，宋爺等着你們！」蔣獻策讓開去，讓余龍光四

派人去襲擊唐樂行那回事，全是顧瑞生的主意，顧亭熙毫不知情。

可是，如今兩人死在唐樂行的手上，兩個死去的門下都是有名有姓的，昨晚四海客棧內發生的事情，肯定會傳揚開去，遲早會傳到顧亭熙的耳中。

既然遲早都會給父親知道，倒不如親口告訴他，免得父親大發雷霆。主意既定，顧瑞生馬上去見父親。

顧亭熙已有數日未見過兒子一面，想不到兒子居然會來找他，心裏雖喜，却不免暗自嘀咕：「忽然間轉了性子，不用着人去找他，他來見我，莫非有什麼事不成？」

「爹！」顧瑞生還未走到父親跟前，已張口叫喚一聲，加快腳步行去。

顧亭熙剛好演練完了一套拳法，長長吁口氣後，才應道：「瑞生，稀罕啊！已數日不見你，怎麼忽然來見爹啊？不是又在外面闖了禍，來找爹出面替你……」

「爹，真是知子莫若父！」顧瑞生吊起的一顆心頓時放下來，臉露喜色。「爹很英明神武啊，不用孩兒說，一猜便猜到，使孩兒佩服得五體投地。」

顧亭熙臉色一沉，瞪着走到面

待郭錦德說完，蔣獻策馬上豎



唐樂行隻身勇闖「福勝門」，欲為岑元報仇……

顧瑞生道：「楚家那小娘們自以為貌若天仙，眼高於頂，孩兒才不會喜歡她，孩兒看不過她那副高不可攀的臭架子，戲弄她，姓唐的便逞英雄，管閒事……」

顧瑞生道：「剛才你可不是那樣說的啊，唉！瑞生，在爹面前，也不說實話，前言不對後語，無論你是對是錯，都是爹的兒子，爹又怎會不幫你！」

顧瑞生道：「知道。」

顧瑞生道：「知道。」

對於妹子在東湖遭到顧瑞生戲弄的那回事，楚聞達怎會沒有聽到傳聞，破口大罵顧瑞生下流無耻。「奶奶的！顧瑞生居然敢當眾戲弄本公子之妹，太過份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包亮看到主子暴跳如雷，忙道：「公子，顧瑞生確是該死！仗着老子的威名，胡作非為，可惡復可恨！可是，公子不用生氣，想不到那個姓唐的出頭教訓了顧瑞生，替

生，本門雖則實力雄厚，但也不宜樹敵太多，成為眾矢之的。否則，恐怕有傾覆之厄。你切不可再去惹楚家小姐，楚家在揚州財雄勢大，不易應付，爹不想顧此失彼，知道嗎？」

顧瑞生想到楚家那花容月貌，禁不住暗自吞口水，口裏連聲說道：「孩兒知道。」

「嗯，這幾天留在家裏修心養性，沒事不要外出，知道嗎？」顧瑞生看着兒子，暗自嘆息一聲——恨鐵不成鋼。

顧瑞生不想再聽父親的教訓，忙應一聲：「知道，爹，孩兒回房去。」

顧瑞生沒再說話，只是揮揮衣袖，顧瑞生馬上轉身往內院走。看着往外走的兒子背影，顧瑞生搖頭嘆氣。

夫，該有主見和擔當，孩兒想做個男子漢大丈夫啊！不想事事依賴爹你，爹怎麼又發怒責罵孩兒啊！」

顧瑞生只有此子，視之如心頭肉，一向寵之惜之。眼見兒子使性子，一副委屈的樣子，不由心軟，嘆口氣道：「瑞生，爹是擔心你啊。你是爹唯一的希望，將來爹兩腿一伸，爹的所有便是你的。爹是怕你在外頭闖下大禍，爹却懵然不知，為時已晚。就像你剛才所說那回事，若你及時告訴爹，施圖跟車路便不會死。瑞生，你知道嗎？爹是擔心你，害怕你有什麼三長兩短啊！」

「爹！孩兒明白。」顧瑞生垂下頭，跟着抬起頭。「爹，無論如何，孩兒這口氣非出不可！」

顧瑞生道：「這個當然！誰欺負你，就是欺到爹的頭上，瞧不起你爹！何況那人還殺了施圖、車路，怎能就此罷休！」

聽聞父親肯替他出頭，顧瑞生笑了。「爹，縱使不殺了那厮，也要斬下他一條右腿！」想起昨天給唐樂行一脚踢了個狗吃屎，當眾出醜，顧瑞生氣恨難抑，恨不得將唐樂行千刀萬剮。

「嗯。」顧瑞生道：「這口氣爹定會替你出。別再到外面去動輒惹事生非，知道嗎？」顧瑞生瞪視着兒子。

前的兒子，生氣地道：「你心裏還有我這個爹麼？哼！不需要爹的時候，不知跑到那裏去，闖了禍，惹了事，才來見爹！你說，爹在你心裏，根本就不見你爹，只是一個替你排難解紛，給你錢花……」

顧瑞生見父親生氣，慌忙道：「爹，孩兒怎會……那樣，爹在孩兒的心裏……是最親的人，是世上最好的……沒有人比爹更好的……」

顧瑞生嘆口氣，「說吧，到底又在外頭惹了什麼不得了的麻煩。」

顧瑞生看到父親的臉色緩和下來，暗地裏鬆口氣，苦着脸道：「爹呀，昨天孩兒在東湖跟楚家那個姐兒開玩笑，那想到一個貪色漢被楚喬的美色所迷，起了歪心，先是對她出言調笑，繼之毛手毛腳，孩兒看不過眼，出言叱責，那厮惱羞成怒，揮拳相向，孩兒當然不甘示弱，跟那厮動手過招，那厮原來手底下很硬，怪不得眾目睽睽之下，色膽包天！孩兒一個不慎，給那厮打倒，跌傷了手骨，差點磕掉兩顆門牙……」

顧瑞生聽兒子給人打傷，痛惜之心油然而生，急忙道：「瑞生，那厮是何許人物？居然將你打傷！」

顧瑞生眼見父親動氣，心裏暗

喜，依舊苦着脸道：「爹，那厮起先不肯報上姓名，孩兒後來打聽到，那厮姓唐，名樂行，並不是本地人氏，孩兒曾亮出爹的名號，那厮不賣賬，還口出惡言，辱及爹你……孩兒無法說出口……」

顧瑞生在揚州城內，名頭響亮，不但武林同道，就是城裏的達官貴人，巨賈富商，莫不尊他三分，如今竟然有人不將他放在眼內，這口氣怎咽得下，不由氣往上衝，氣忿忿地道：「瑞生，那厮多大年紀？甚麼模樣？使那種兵器？」

顧瑞生道：「那人二十五六年紀，長得還算中庸，使的是一把金錯刀。刀法高明，孩兒跟六個隨從都……鬥不過他。」

顧瑞生道：「中精光暴閃，疾聲道：「瑞生，你跟胡飛六人，都不是那厮的敵手？」

顧瑞生道：「爹，孩兒怎會滅自己的威風。」

一頓，省起一事，急急接着道：「爹，那厮不知練成了甚麼內家神功，居然以食中二指夾住孩兒的劍身，而且像剪刀剪紙一樣，『剪斷孩兒的長劍。』」

顧瑞生臉色驟變，「當真？」

顧瑞生道：「千真萬確！胡飛六人都看得清楚。」

「以二指輕易夾斷長劍，只有

練成金剛剪刀功的人才能辦到！」

顧瑞生暗心驚：「近百年來，武林中練成金剛剪刀的人，只有一個孫維元，已於三十多年前身亡，據說並沒有傳人，姓唐的三十不到年紀，居然練成絕技金剛剪刀，此人恐怕大有來歷。」

「爹，管他是何方神聖，這個仇孩兒一定要報！否則孩兒咽不下那口氣。」顧瑞生像個三歲小孩那樣，向父親頓腳撒嬌。「若不能狠狠地整治那厮，孩兒那還有臉見人，爹的名頭也大大受損啊！」

一頓，硬着頭皮說下去，「爹呀，孩兒昨日深心不忿，於昨晚派人去四海客棧……教訓那厮，豈料那厮重下殺手，殺了施圖與車路。」

「什麼，施圖與車路死在姓唐的手上？」顧瑞生大為震驚，「瑞生！如此大事，為何這時候才告訴爹？」

顧瑞生道：「爹，孩兒害怕……」

顧瑞生道：「瑞生，你越來越不像話了！昨天發生了事情，為何不立刻告訴爹，却自作主張，你眼裏還有爹麼？」

看到父親生氣發怒，但顧瑞生不大害怕。「爹呀！孩兒已不是三歲小孩，長大成人了，不想事事要爹操心！爹不是常說，男子漢大丈夫

夫，該有主見和擔當，孩兒想做個男子漢大丈夫啊！不想事事依賴爹你，爹怎麼又發怒責罵孩兒啊！」

顧瑞生只有此子，視之如心頭肉，一向寵之惜之。眼見兒子使性子，一副委屈的樣子，不由心軟，嘆口氣道：「瑞生，爹是擔心你啊。你是爹唯一的希望，將來爹兩腿一伸，爹的所有便是你的。爹是怕你在外頭闖下大禍，爹却懵然不知，為時已晚。就像你剛才所說那回事，若你及時告訴爹，施圖跟車路便不會死。瑞生，你知道嗎？爹是擔心你，害怕你有什麼三長兩短啊！」

「爹！孩兒明白。」顧瑞生垂下頭，跟着抬起頭。「爹，無論如何，孩兒這口氣非出不可！」

顧瑞生道：「這個當然！誰欺負你，就是欺到爹的頭上，瞧不起你爹！何況那人還殺了施圖、車路，怎能就此罷休！」

聽聞父親肯替他出頭，顧瑞生笑了。「爹，縱使不殺了那厮，也要斬下他一條右腿！」想起昨天給唐樂行一脚踢了個狗吃屎，當眾出醜，顧瑞生氣恨難抑，恨不得將唐樂行千刀萬剮。

「嗯。」顧瑞生道：「這口氣爹定會替你出。別再到外面去動輒惹事生非，知道嗎？」顧瑞生瞪視着兒子。

本門不是茶館酒樓，豈容人亂闖！」

唐樂行不理會顧亭熙語帶威嚇的那番話，厲聲道：「快着顧瑞生滾出來受死！」

顧亭熙冷哼一聲：「放肆！豈容你在本門撒野胡鬧！」

唐樂行怒憤填膺：「顧亭熙，區區早知你會袒護兒子，區區已不再容忍，你那個無賴兒子卻一再加害區區，今早還殺了區區的朋友。是可忍，孰不可忍！殺人償命，縱使你這裡是龍潭虎穴，區區亦要闖一闖，要你那兒子納命來！」

「滿口胡言！」顧亭熙已動了殺機，怎會承認獨子的不是，更加不會承認是他派人襲擊唐樂行，以至殺死岑充。「你這廝不過借口來本門撒野鬧事！豈有此理！本門若不好好教訓你這廝，以後還能夠在揚州立足！」

一頓，厲喝一聲：「元魁、元斗、元庭、元亮，教訓教訓那廝！」

站在他身旁左右的四個漢子齊應一聲，腳下一動，向唐樂行撲去。

唐樂行一振手中金錯刀，喝罵道：「顧亭熙，想不到你身為一門之主，居然顛倒黑白，說是為非，怪不得有一個那樣無賴可惡的兒子！」

是唐樂行的身形掠沒於門樓內，箭才像暴雨打荷葉般，暴射入門樓上。此時，縱身掠向門樓的楊元魁八人身法再快，亦無法及時掠上門樓截下唐樂行。

倒是守在大門前的四個漢子來得及打開大門，搶出門外，堵截唐樂行。

唐樂行掠入門樓內，立刻給入一把將他按低，剛好避過暴射入門樓內的弩箭。跟着那人疾道：「走！」縱身往門樓下穿掠出去，唐樂行緊隨其後，剛好被搶出大門外，縱身掠起的四個漢子遭遇上。

唐樂行跟救他脫困的那人刀劍急展，擋擊下那四個漢子的刀斬棍砸。兩人藉那擋擊之反震力，斜翻起來，身形一展往數丈外的一列房屋飛掠過去。那四個漢子亦給震得落地。

楊元魁等八人自門樓上穿掠出去，一眼瞥到唐樂行跟那人飛掠向左前方一列房屋，紛紛叱喝：「狂徒那裡走！」實則，八人都無法追上唐樂行二人，更別說將兩人截下。

唐樂行跟那人飛掠之勢迅疾，剛好掠落那列房屋的瓦面上，扭頭瞥到楊魁等八人追掠前來，唐樂行忙對那人道：「林兄，快跑！」那人語聲驚訝地應了一聲，與唐樂行沿着屋脊往前急掠。掠到那列房屋的

顧亭熙怒不可遏：「關上大門！別讓那廝跑了！本門主要那廝抬着出去！」

那四個漢子已經跟唐樂行動上手，鬥得好不激烈。

原來那四個漢子跟唐樂行動上手後，招招都是殺着，而他們的武功比那十二個漢子高強多了，唐樂行幾乎給那四個漢子的凌厲攻勢所壓倒。直到十多招過後，他才能夠穩住陣腳。再過數招，漸漸攻守自如。

那四個漢子一名楊元魁，另一名蘇元斗，第三個名方元庭，還有一個名秦元亮。乃是顧亭熙的四名弟子，人稱福勝門四大金剛，論身手武功，除了門主顧亭熙之外，便數他四人了。怪不得唐樂行跟四人甫交手便給壓住。

甫交手便將唐樂行壓住，楊元魁四人心裡暗喜，以為不出二十招，便可以幹掉唐樂行，那知道越打下去，卻不是那回事，唐樂行越戰越勇，不但扳回劣勢，還有攻有守，五十招不到，已經佔了上風，四大金剛越打越心驚。

顧亭熙在一旁看着，亦由喜到驚，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四大弟子，居然以眾凌寡的情形下，不但壓不住唐樂行，反而漸落下風，那是他始料不及的。

「元山、元海、元虎、元豹，

盡頭處，兩人掠落地上，往十數丈外的一所房屋掠去。

楊元魁八人追掠到那列房屋的盡頭時，唐樂行跟他口裡的那個「林兄」已掠到那所房屋前，閃沒於一條巷口內。八人自付不可能追上兩人，只好返回福勝門。

顧亭熙站在大門外的門階上，看到楊元魁八人掠回來，惱怒不已，罵道：「沒用的東西！這麼多入，居然讓那廝跑了，氣煞我也！」

楊元魁八人不敢吭一聲。洩了心中那口怨氣，顧亭熙的臉色緩和下來，沒好氣地道：「煮熟的鴨子，卻給那個突然殺出來的東西救走，真不甘心！元魁，可看到那東西是何許人？」

楊元魁應道：「師父，弟子們追不上那兩個傢伙，天色黑暗之下，無法看到人的面目，無從知曉那人是誰。」

顧亭熙哼了一聲，轉身往裡走。楊元魁八人跟四個漢子跟着走入大門內，兩扇大門隨即關上。

唐樂行跟那人確定福勝門的人沒有跟蹤追來，便不再跑，停下來，歇口氣。

那人似乎管不住心裡的好奇，顧不了喘口氣，急急對唐樂行道：「唐閣下，怎知我是林某？」唐樂行笑道：「區區是從兄台

上！顧亭熙看到四個大弟子越來越不濟，忙喝叫另外四個弟子加入戰圈。

那四個弟子呼應一聲，撲上去，與四個師兄聯手攻擊唐樂行。

唐樂行縱使身手再高，始終只有一人。俗語有云：雙拳難敵四手。以一敵四，他還能游刃有如，對手加了一倍，他仍然只有一雙手，漸漸，他無法再佔上風，三十招剛過，他感到有如龍困淺水，虎落平陽，作困獸之鬥。

福勝門八個弟子配合得異常純熟，互相取長補短，仿似一個金剛箍般，將唐樂行箍在當中。

這樣戰下去，唐樂行終會力乏不支，無法應付八人的聯手合擊。

唐樂行不是白痴，他知道若鬥下去，只有死路一條，他可不想死在此地——福勝門內，他要替岑充報仇，那只有突圍一途。他自信要突圍脫身還能夠，當下不再遲疑，大喝一聲，一招八方風雨，將楊元魁等八人逼退少許，乘這空隙，拔身掠起，人刀有如一股龍捲風般旋拔起丈許二丈高下。

楊元魁等八人並沒有往上拔起追擊阻截唐樂行，全都站着仰頭往上望。

「放箭！」顧亭熙倏地暴喝一聲。

四面霎時機簧聲乍響，四蓬箭

那一句「唐閣下」，認出林兄你來的。區區自到揚州，只有林兄你稱呼區區「唐閣下」。不是林兄，是誰！」

那人果然是林卓然。

林卓然呼口氣道：「唐閣下，因何單人匹馬，獨闖勝門那龍潭虎穴？」

提起福勝門，不由想起代他挨暗器而死的岑充，頓時怒憤填膺，握拳道：「顧瑞生那無賴簡直欺人太甚！一再向區區下毒手，今早在北門外一家酒館內襲擊區區不遂，吾友爲了救區區而被殺身亡！是可忍，孰不可忍！區區登門找顧瑞生討還血債，顧亭熙枉爲一門之主，是非不分，只顧維護兒子，反誣指區區上門撒野，更且以眾欺寡，下令門下圍攻區區，欲置區區於死地。幸得林兄你及時出手相救，區區才能脫身。林兄，救援之恩，區區永記心中。」向林卓然抱拳一禮。

林卓然慌忙抱拳還禮。「林某不敢當。唐閣下難道忘了麼？那晚若非唐閣下出手相救，林某焉能活到如今？所以，唐閣下毋須放在心上。說真的，不能不教人相信佛家所言之因果報應。種善因，得善果！」

一頓，又道：「事情之起因，是否日前傳說，唐閣下於東湖爲救

雨激射向唐樂行。那是由一發二十支的連弩發射的弩箭。

一面二十支，四面合共八十支弩箭射向唐樂行！

怪不得楊元魁等人不追截了。一連串急激的擋擊聲響，唐樂行居然將四面射來的八十支弩箭悉數撥落，可是，他往上旋掠之勢亦因此而頓竭，不得不往下墜落去。

地上的楊元魁八人已蓄勢以待。

唐樂行這一次若再陷於楊元魁等八人的包圍網內，恐怕很難再次脫困而出。

顧亭熙露出一絲陰狠的笑意。陡地，門樓上響起一聲慘叫，緊接着響起一聲呼叫：「唐閣下，接繩！」一條繩子自門樓上如飛龍般，向已然勢盡下墜的唐樂行飛去。

唐樂行不假思索，手一抄，抓住那根繩子，在門樓上拋出繩子的人立刻運動往回疾收，唐樂行便借着那一收之力道，飛掠向門樓上。

這一下變生肘腋，令到顧亭熙跟一衆門人均來不及應變，那利那，全都呆了一呆，待到顧亭熙暴喝一聲：「放箭，截住那廝！」唐樂行已經飛掠上門樓上，自三面驟發射向門樓上的弩箭慢了一點點，於

楚家小姐，與顧瑞生那惡少結下樑子那回事而引發的？」

唐樂行點頭道：「正是。想不到那無賴不思悔改，反而記恨於心，之前兩番派人襲擊唐某，唐某不加追究，他卻不肯罷手，以致吾友被殺，區區若不作反擊，代吾友報仇，怎算男子漢大丈夫！」

林卓然憤然道：「姓顧的確是欺人太甚！林某亦是忍無可忍！找顧亭熙那老賊理論。反遭他晝夜派人襲擊林某，若非唐閣下出手相救，林某跟被殺的兩位好友已埋屍黃土！」

同病相憐，自然同仇敵愾，唐樂行頓生惺惺相惜之意。「林兄如何跟福勝門結下深仇大恨？」

林卓然兩眼像火燒一樣，悲憤地道：「林某兄弟因一件小事，得罪了顧瑞生，林某兄弟自知勢單力弱，惹不起福勝門，忍氣吞聲，向顧瑞生賠禮道歉，當時圍觀者不下數十，顧瑞生大概不想當眾逞兇，羞辱了林某兄弟一番，才揚長而去，林某兄弟以爲事情已了結，那知不然，數日後，顧瑞生派人於大清早伏在林某家門外，候林某兄弟出門，將林某兄弟擊殺！林某悲憤難禁，傷痛兄弟之慘死，誓要討還一個公道，血債血償！得兩位好友仗義相助，去找顧亭熙理論，可是，顧家父子卻抵賴不認賬，還指

林某誣賴，下令門人趕走林某三人，那天晚上，他便派人摸黑襲擊林某三人，結果，兩位好友被殺，林某……倖存。那晚林某不肯向唐閣下透露襲擊之人的身份來歷，是不想唐閣下你捲入林某跟顧家父子的怨仇之中，累及無辜。林某知道唐閣下是一個俠義心腸的人，否則也不會出手相救林某……」

唐樂行不想聽林卓然說稱讚的話，打斷他的話。「原來林兄跟顧瑞生有殺弟之仇，兩位好友亦因此而遭殺害。顧家父子真不是好東西。該殺！」

一頓，又道：「林兄這麼巧，及時救了區區，你我可謂有緣。」

林卓然道：「這大概就是佛家所說的因果報應吧。說起來，確實巧。林某一直念念不忘舍弟跟兩位好友被殺之仇，已一連兩天，匿伏在福勝門附近，伺機刺殺顧瑞生，卻找不到下手的機會。黃昏時分林某又來到福勝門附近伺伏，發覺福勝門大門緊閉，內裡有叱喝聲及兵器交擊聲傳出，心知有異，掩到大門前，從門縫中往內窺望，看到唐閣下給顧老賊的八個門人圍攻，欲助唐閣下一臂之力，於是掠上門樓上，恰好發覺門樓上藏着一個福勝門的門人向唐閣下發弩箭，林某知情勢危急，擊殺了那個傢伙……幸好能夠及時救唐閣下出險地。」

唐樂行道：「若非得林兄及時出手相救，區區恐怕出不了福勝門大門。」

林卓然忙道：「這叫善有善報。若非唐閣下種下善因——出手救了林某，林某焉能活到如今。」

唐樂行道：「林兄如今身居何處？」

林卓然道：「暫時寄居於一位友人之家。唐閣下可是曾到林某舊居找林某？」

唐樂行點了點頭。

林卓然忽然道：「唐閣下大概仍未吃晚飯吧？」

唐樂行點頭道：「林兄想必亦未用晚膳？」

林卓然點頭道：「未知唐閣下可願賞臉與林某吃一頓晚飯？」

唐樂行道：「正有此意。」

兩人於是走出那條巷子，找了一家飯館，飽餐一頓，當然少不了喝酒。

林卓然與衝衝地對宋姓中年人道：「師父，弟子於黃昏時分，在福勝門內，救出唐樂行。」

「當真？」姓宋的中年人臉露喜色，身子往前稍傾。「快詳細道來。」

林卓然將經過說出來，末了，說道：「師父，弟子救了唐樂行後，他對弟子信任有加，跟弟子成了朋友。」

「好！幹得好！」姓宋的中年人連聲讚好。「卓然，這一次你替本門立了一大功。」

一旁的蔣獻策接口道：「宋爺，看來顧老賊父子跟姓唐的樑子越結越深了。咱們再來個火上加油，令到姓唐的跟顧老賊勢成水火，非來個火併不可。」

姓宋的目注蔣獻策。「獻策，又想到甚麼妙計，快說來聽聽。」

蔣獻策看一眼林卓然，捋鬚道：「宋爺，獻策這條火上加油之計，還須卓然出一把力。」

林卓然慨然道：「蔣師爺，爲了本門，只要用得着卓然，在所不辭。」

姓宋的心急地道：「獻策，還不說出你的妙計來！」

蔣獻策於是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出他的妙計。

* * *

楚喬獨坐窗前，抬頭凝望着天上一輪明月，半晌，幽幽地嘆口氣。「人月兩團圓，千里共嬋娟。」望着那天上明月，她不由自主想起了唐樂行。

唐樂行說不上手神俊朗，但卻有一種男子漢的動人氣概，令到楚喬禁不住芳心暗動。

楚喬以往接觸到的男子，皆是公子哥兒，纨绔子弟，只曉得徵歌逐色，都是脂粉之徒，俗不可耐。

當然亦有飽學之士，不乏樣貌俊美的佳公子。可是，楚喬就是看不上眼，毫不心動，感覺少了一份男子漢氣概。因此，雖則已屆二十年華，仍然待字閨中。但拜倒在其石榴裙下的，仍然大不乏人。

由於楚喬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又是城中出了名的美人兒，父母視之如掌上明珠，心肝寶貝，自小便寵之愛之。雖則心急女兒的終身大事，她父母卻不想勉強她，每次有人上門提親，必要由她與欲娶她的人相見一面，她點頭才答應。可惜，每一次都是搖頭。

如今，總算讓她遇到一個令她芳心暗動的人，怎不教她心緒不寧，思之想之。

對於唐樂行，她可不是因爲他救了她，因感激而喜歡他。她是被他的男子漢氣概所吸引，芳心暗動。

她知道，她喜歡上他了。他就是她所要的那種人。

「唉，莫非我跟他沒緣份？」楚喬忍不住又唉嘆一聲。「到那裡去找他？」

驀地，背後響起一聲輕聲。「小姐何故長嗟短嘆？」

楚喬聞聲嚇一跳，慌忙回頭睇看，原來是露兒不知甚麼時候推開房門，站在那裡，正自向她俏皮地笑着，芳心稍定，嘆道：「露兒，

「婢子謹記小姐教訓。」露兒鬆口氣，站起來。「婢子再不敢胡言亂語，否則甘受小姐責罰！」

「好好，別說了。」楚喬不自覺嘆口氣，看着露兒，不自覺道：「妳沒有胡言亂語，這兩天，我確實想着唐公子，擔心他不知怎樣……是否遭遇到甚麼事故。若他因出手救起我和妳，免遭墮湖之厄而遭到不測，叫我怎能安心！」她發覺自己衝口而出承認想念唐樂行，心裡又急又窘，又急忙用話掩飾，實則她是言不由衷。

辦的事，有眉目嗎？」

露兒搖搖頭。「露兒向府裡那幾個每天皆出去買辦的張大叔及其手下打聽。他們都說，這兩天沒有聽聞甚麼特別的事兒，只聽聞昨天午前，於北城外一家酒舖內，兩人遭到襲擊，結果一死一生。傳聞遇害之人爲救另一人，用身子替另一人擋了射向另一人的暗器，因而身亡。看到的人都讚嘆那遇害之人捨命救友，非常難得，令人感動。」

露兒微微一笑。「小姐，幹嗎那樣緊張啊，據說，那人名叫岑充，經常在北門外擺攤賣葯或其他東西爲生……」

「那另一人呢？」楚喬衝口而出，打斷露兒的話。

露兒搖頭道：「沒有人知道那人是誰，據在場的人說，那人身手很厲害，是他及時發覺有人襲擊，先出手救了被殺之人。據說，那時的情形異常兇險，向那兩人襲擊的人其實意不在岑充，而是逃過一劫的那個人。若不是岑充冒死救了那人，死的不是岑充。」

「可有人看到施襲之人是何許人？」楚喬不知怎的，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認爲那個逃過襲擊的人是唐樂行，因此，她很想像別的地方證實她的想法。

露兒道：「據說，店內的掌櫃跟伙計都看到施襲之人，可是，認

不出是何人。據說，施襲的人最少有三個人，沒有跟那個還活着的人交手，施襲之後，馬上溜走。而那個僥倖逃過大難的人據說是個年約二十五歲男子，跟那位唐少俠年紀相若。露兒打聽到的就只有這一件事。」

楚喬聽露兒說「年紀跟唐少俠相若」，心裡不由暗自道：「莫非真是他？」口裡說道：「我要妳找祝慶去找尋唐公子住在那家客棧，可打聽到？」

露兒搖搖頭。「祝慶先後到城裡十多家客棧打聽，都說沒有唐少俠這麼一個人投宿。白走了大半天。」

楚喬好不失望，默然不語。露兒低低嘆着，看着小姐，猶豫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道：「小姐，恕露兒大膽，小姐這幾日心神不寧，時不時長吁短嘆，可是……可是……因爲那位唐少俠？」

楚喬臉色一沉，板着面道：「露兒，妳胡說八道甚麼？若給人聽到，我還有……」

露兒見小姐發怒，嚇得慌忙跪下去，「小姐息怒，婢子該死！婢子不該胡言亂語！婢子自掌嘴巴！」說完抬手往臉上掌掴。

楚喬忙抓住露兒的手，放緩語氣道：「起來吧，我沒要妳自掌嘴巴。以後不可再亂說！」

露兒猶豫道：「可是……小姐，時候不早了，該睡哪。」

楚喬已轉過身往窗外望去。「我還不困，坐一會才睡，替我將門關上。」

露兒帶點無奈，走出房外，將門帶上，回房去睡。

她的房間緊貼着小姐的房間。楚喬在椅子上坐下來，長吁一

露兒挺身站起來，俏皮一笑。「小姐放心，露兒不會對任何人說，露兒會替小姐守口如瓶。」

楚喬佯怒道：「妳若敢亂嚼舌根，看我不將妳的嘴巴縫起來！」

露兒吐吐舌頭。「露兒向小姐發誓……」

楚喬截住露兒的話。「我要妳

甚麼時候來的？不聲不響！妳這鬼丫頭古靈精怪，看我不罰妳！」裝出生氣的樣子。

露兒吐吐舌頭，扮可憐道：「小姐，露兒知錯了，求小姐饒過露兒……」說着作勢要跪下去。

楚喬笑罵道：「別可憐兮兮的，起來吧，妳都聽到了？」

露兒低低嘆着，看着小姐，猶豫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道：「小姐，恕露兒大膽，小姐這幾日心神不寧，時不時長吁短嘆，可是……可是……因爲那位唐少俠？」

楚喬臉色一沉，板着面道：「露兒，妳胡說八道甚麼？若給人聽到，我還有……」

露兒見小姐發怒，嚇得慌忙跪下去，「小姐息怒，婢子該死！婢子不該胡言亂語！婢子自掌嘴巴！」說完抬手往臉上掌掴。

楚喬忙抓住露兒的手，放緩語氣道：「起來吧，我沒要妳自掌嘴巴。以後不可再亂說！」

露兒猶豫道：「可是……小姐，時候不早了，該睡哪。」

楚喬已轉過身往窗外望去。「我還不困，坐一會才睡，替我將門關上。」

露兒帶點無奈，走出房外，將門帶上，回房去睡。

她的房間緊貼着小姐的房間。楚喬在椅子上坐下來，長吁一

唐樂行亦於屍體倒下之前，人頭飛起之際，運起金剛剪指力將劍「剪」斷，否則，顧亭熙的無頭屍體並不會倒下。

他忍着痛，以拇食二指沾着刺入他心胸要害的那截斷劍，哼了一聲，將之拔出來扔掉，立刻出指點封了傷口附近的經脈，止痛止血了，然後從身上拿出一個小玉瓶，倒出兩顆丹丸——療傷丹——吞服下肚。

顧亭熙那一劍若是能夠再刺入一分，唐樂行必死無疑。

看一眼心上的劍傷，唐樂行目光一轉，落在顧亭熙的無頭屍體上，嘆口氣道：「區區本不想殺你，是你逼區區出此下策，你若不死，必殺區區而後甘心，區區絕無取死之道，那麼，唯一解決之道便是你死！我活。」

正打算撿回顧亭熙的人頭，陡聞兩聲吆喝傳來，忙循聲望去，只見福勝門四大弟子如飛掠前來，忙停下脚步，蓄勢以待。

趙、秦、郭、吳四個顧亭熙的弟子終於追尋到來，可惜已經來遲一步。

四人如一陣風般掠至，一眼看到乃師倒在地，項上人頭不見了，莫不大驚失色，一時間不知所措，悲痛難禁。

「快去撿回顧門主的人頭，將

屍體抬回去，放出楚喬姑娘！」唐樂行沉聲道。

秦、趙、郭、吳四人陡地悲喝一聲，各揮兵器，撲向唐樂行。

驚地，一聲吆喝傳來：「唐閣下，待咱們來對付！」人隨聲現，只見一個中年人當先飛掠而至，接一縱，截下撲攻唐樂行的趙、秦、郭、吳四人，隨後掠至的四個年輕人身形閃掠，迅速將秦元亮四人包圍起來。

從後趕來那批人，唐樂行根本不認識。

當先截下秦、趙、郭、吳四人那個中年人不是別人，正是揚武門主宋長洲，隨後而來的四人則是他的四個弟子。

秦元亮四人都認出宋長洲四人的身份，四人莫不心頭驚惶，心知不妙，趙元山喝道：「宋門主似乎來意不善啊！」

宋長洲冷笑一聲：「貴門顧門主已入頭落地，爾等又羣龍無首，若不想本門主痛打落水狗，爾等速速返回貴門，解散福勝門，本門主不為已甚，爾等不會不知死活，不識時務吧？」

秦元亮怒道：「宋門主好卑鄙啊！當初家師不為已甚，不欲對貴門趕盡殺絕！想不到宋門主不思感激，却趁家師身亡，出爾反爾，欺負本門門主身亡，不但悔諾，還反

過來逼咱們解散本門，好不可惡！」

郭元海接口憤然道：「姓宋的！縱使家師身亡，本門亦絕不容你這無信無義之徒得逞！」跟着暴喝一聲，揮刀斬向宋長洲。

秦、趙、吳三人亦向宋長洲撲去。

宋長洲怒喝一聲：「不知好歹！揮劍迎擊，他那四個弟子亦自三面圍上去，攻擊秦元亮四人。」

唐樂行在旁聽着兩幫人的對話，已聽出個大概，對於這種門派之間的恩怨，他不便理會，但却不值揚武門門主所為。此刻他心裏只想着楚喬，不知林卓然是否救走楚喬，既然不想插手福勝、揚武兩個門派之間的是非恩怨，他不想逗留，身形縱掠，往廢墟地外掠去——趕去福勝門瞧瞧林卓然是否救了楚喬。

他尚懵然不知，林卓然乃是宋長洲的二弟子，他一直瞞住了他，還利用了他。

才掠出廢墟地，唐樂行禁不住歡呼一聲：「楚……喬！原來他看到楚喬正跟林卓然匆匆而來。」林兄！」

楚喬亦歡呼一聲：「行哥！」

看到楚喬無恙，唐樂行心花怒放，飛掠到楚喬身前，也不理會還有一個林卓然，一把攔住楚喬。

楚喬柔情萬縷，嬌柔地道：「行哥，走吧，小妹帶你回家見我爹娘。」牽着唐樂行的手，往來路走去。

到楚家去見楚喬爹娘，那豈不表示……唐樂行好不歡欣雀躍，他沒有再看跪在地上的林卓然一眼，懷着欣悅雀躍但又有點忐忑不安的心情，跟楚喬手牽手雙雙離去。

（全文完）

楚喬亦忘其所以，投入唐樂行懷中。

劫後重逢，怎不教兩人真情流露。

林卓然站在一旁，臉上並無喜悅之色，反之，顯得心事重重。

楚、唐兩人緊緊偎攏了好一會，心裏激情漸褪，才霍然驚覺林卓然站在一旁，唐樂行忙放開楚喬，難為情地道：「林兄，謝謝你救出……楚……喬，感激不盡。」

林卓然突然下地跪下去，滿臉愧疚，「唐閣下，林某該死！楚姑娘並不是給福勝門顧老賊擄走，擄走楚姑娘……乃是本門所為……」

唐樂行給林卓然突然的舉動弄得詫愕不已，急忙說道：「林兄快請起來，區區不明白林兄所言……」

林卓然跪着不動，激動地道：「唐閣下，林某愧疚，有虧朋友之道，日夜不安，天人交戰，林某若不說出實情，不但愧對唐閣下，亦愧對自己。由始至終，林某都騙了唐閣下……」將內裏的因由，一道出來。

唐樂行聽完後，幾乎不相信聽到的，驚怒交集，憤然道：「林兄所言，全是事實？」

林卓然愧疚道：「絕無一字虛言，唐閣下，林某愧疚難當，要殺要剮，林某甘受！」

好馬不吃回頭草

歐陽雲飛 著

白吃教教主張小仙和副教主錢多多成親，豈料洞房花燭夜新娘子被掉包，變了個刺客。同時，張小仙的雙親亦被人綁票，禍事頻生。

全書三集HK\$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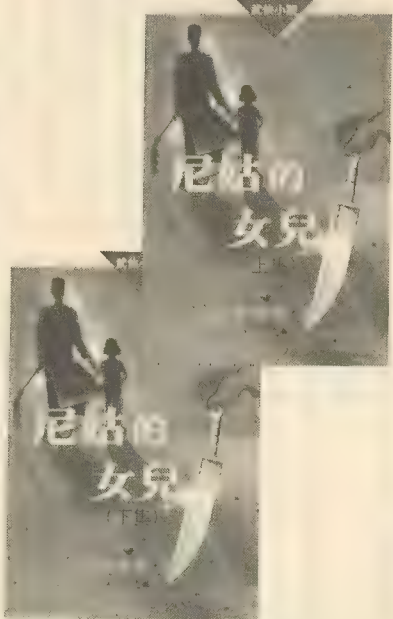


尼姑的女兒

歐陽雲飛 著

武林奇葩曾妮武功深不可測，江湖上對她神秘的身份產生種種傳言。憲宗皇邀她與密使阿寶搜集鎮西王李思通叛國的罪証，故事高潮迭起。

全書兩集HK\$65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侯亭一愕，那閃着狡猾陰詐的雙目轉動不已，道：「姑娘這話叫侯亭聽了不安……」

漩姑冷哼一聲：「真的不安嗎？」

侯亭道：「小的就算有錯，敢說也是無心之失，前賊率眾毀幫，小的也曾拚命抗敵，後與陳石生等人逃出，是萬不得已的事……」

漩姑哦了一聲，道：「這樣說來，不久前在那密林之中，暗中施放紅燈信號，也是萬不得已的事了？」

一句話，祇嚇得侯亭自腳心底冷到了頂腦門，霍地跳出七尺，才待開口，岳震宇已冷冷地說道：「家有法，幫有幫規，背叛背道與敵私通，該受甚麼刑罰，就受甚麼刑罰，你若夢想從大廳中逃脫，侯亭，那是辦不到的。」

叛幫之罪必死，必死之下，侯亭露出本性，寧笑一聲，道：「侯爺我不一定會死，反之稍待你們就皆難活命！」

漩姑沉喝道：「侯亭，叛幫背道，你可知道受何刑罰？」

侯亭哈哈大笑：「賤婢少賣狂，侯二爺投身黑虎幫，就為臥底，根本就不姓黑虎幫的弟子，叛個屁的幫，背個娘的道，告訴妳，老子來自西域……」

廳門適時大開，刑堂司櫃五虎

齊東山，寒着一張臉出現門前，向漩姑一禮，道：「奉幫主諭，一切皆已妥當，叛徒請交與本司櫃予以處置。」

漩姑揮手道：「好，拖下去！」

齊東山大踏步逼上，邊走邊大聲道：「侯亭，你還妄想作死前的掙扎嗎？」

侯亭騰起，撲向齊東山，雙臂揮處，兩柄鋒利刃首先打到了齊東山的前胸。

齊東山身形微閃，厲叱道：「這對匕首，是老七的東西，老七已死在前次血戰中，必是你乘機暗算他，今夜齊五爺要你死上十回，為老七報仇。」

侯亭並不答話，趁齊東山側避之下，奮身闖向廳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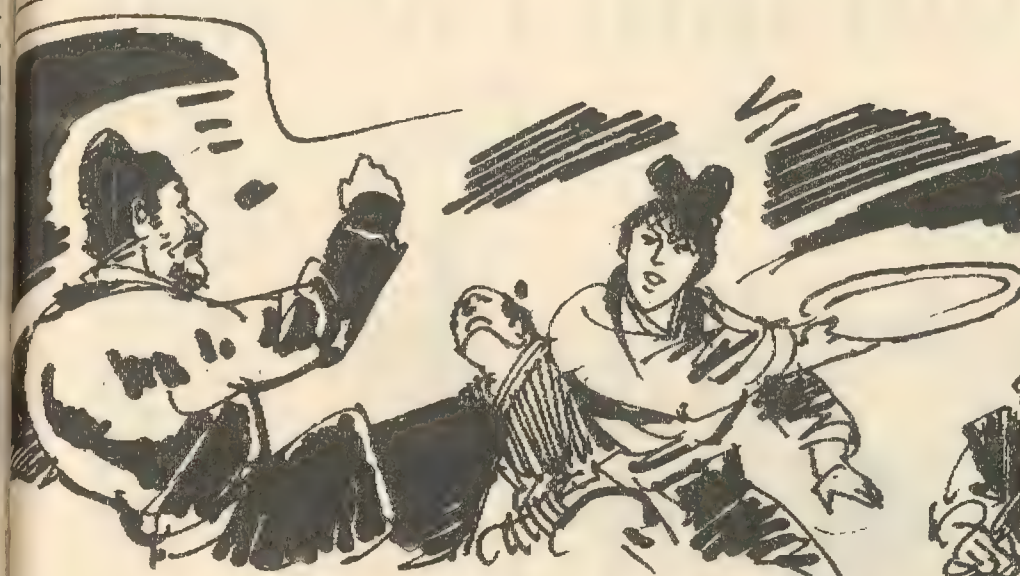
突地人影一閃，雷猛如天神降臨般當門而立，目光如炬，逼視着他，他心驚膽寒，退回大廳。

齊東山伸掌抓到，侯亭狂揚雙匕，齊東山一聲冷哂，兩臂突縮着以快逾石火閃電的速度突又伸手，拿住了侯亭的雙肘，齊東山力透五指，七成力重重一捏一抖，侯亭雙肘骨即被震脫，一聲痛號，雙匕拋於地上，齊東山兜心一腳，將侯亭踢出八尺，俯身拾起雙匕，插於腰間，然後才抓起侯亭，封住穴道，厲聲問七虎死因。

侯亭真怕受活罪，索性直供出

龍虎鳳羣雄錄故事之二 / 石中蓮·文
可飛·圖

龍騰虎鳳戰三王



上文提要：
滄州道上，「黑虎幫」幫主雷聲遠與「金龍幫」幫主岳震天俠義相交，堪稱莫逆，並於半年前秘密商議龍虎兩幫合而為一，定名「雙義」。詎料，少幫主雷猛代其父雷聲遠赴岳震天之約，兩人剛會面，雷猛被人擊昏，岳震天當場斃命，雙方因此結下仇怨。岳震天之胞弟小白龍岳震宇爲了查明其兄被害真相，與雷猛起衝突……

巧佈埋伏

原來岳震天昔日爲了仗義救助黑虎幫雷聲遠，曾與名震武林的「化外三王」交惡論戰，追逐「鐵霸王古倫」、「掌傷」天山王雲飛鵬，最慘的是那個「西涼王阿木奇」，生生的被岳震天斷了一隻右臂！

三王風竄歸去，矢志復仇，各自潛修苦練絕藝之外，並暗定陰謀，又聽聞范威和高韜是天山王雲飛鵬的門徒，久在中原，阿木奇商得二王同意，使范威、高韜兩人去投靠岳震天，岳震天愛材性直，非但接納了范、高兩人，並義結同盟，又怎知狼子野心，岳震天因養了二條毒虎而終被算計身亡。

自從雷聲遠率殘餘的黑虎幫中高手隱於別莊之日起，就派有暗哨日夜戒備。這晚，莫名其妙的紅燈信號出現夜空，監哨並無所見，這不是監哨偷懶，而是地勢上發生死亡角上的現象。

那片密林，恰正阻住了監哨的視野，施放紅燈的人叫侯亭，又是一個頗有心機的刁詐的人物，但人有千算萬算，却不如老天一算，偏偏湊巧被岳震天之弟岳震宇和雷聲遠之愛女漩姑發現。

他兩路熟，功力高，先讓陳石

手刃元兇

生等人回到別莊，叫醒眾人，說明經過，祇恨得雷猛牙癢，頓足成坑。

監哨適時傳報進來，陳石生等人到達，雷猛已得乃父嚴諭，不准管此事，交由漩姑和岳震宇出面，他催促着別莊中其餘人手，盡快將必需用品食糧金錢等打包，候令即行。

漩姑和岳震宇於廳中接待歸隊的陳石生等人，三言五語，已証明了陳、王、李三人是黑虎幫中的好兄弟，於是漩姑一聲嘆息道：「你們來了很好，可惜今晚仍然無法睡個安穩覺，並且還要大大忙上一陣子。」

陳石生慨然道：「姑娘儘管吩咐，弟兄們誰也沒打算着強敵未滅之前過舒服日子。」

漩姑頷首道：「那很好，就由你爲首，帶着李傑和王擇友，從右側廊上後轉，少幫主在，正缺乏人手，快去吧！事了再進來吃喝。」

陳石生恭敬的應了一聲，帶李傑、王擇友退下。

剩下侯亭一人，他不由問道：「姑娘，小的派個甚麼差使？」

漩姑寒着脸道：「侯亭，我有資格派給你差使嗎？」

爲范威收買，入幫臥底，前次血戰，趁七虎不防自己會下手殺他時，暗算了七虎，否則以七虎之能，斷守甬道絕非范威所能輕易破關直入內院的。

侯亭叛幫是實，行兇是真，齊東山含淚對峙正現身的雷聲遠說道：「幫主，屬下要求全權處置侯亭。」

雷聲遠領首點頭道：「交給你，但是要快，前途俱皆佈置妥當，不能誤事！」

齊東山應聲道：「幫主萬安，屬下要求最後撤退！」

雷聲遠皺了皺眉，道：「爲了一名叛徒，值得嗎？」

齊東山躬身一禮，道：「幫主放心，屬下走定了。」

雷聲遠嘆息了一聲，說道：「好，由得你吧，早撤，無需我掛懷，還有，你既然最後撤退，發動佈置的事，也就交給你辦了，事情緊迫，萬勿誤了恰當的時間。」

齊東山恭諾着，雷聲遠揮手之際，自雷猛、岳震宇、漩姑等領先魚貫疾步而去，剎那間撤了個乾淨，半畝地的別院，除齊東山、侯亭外，再無第三個人在。

侯亭自忖必死，並知死得很慘，詎料，衆人走後，齊東山突然上前拍開侯亭穴道，低聲說道：「老侯，剛才那是做戲，不能不唱做

得像些，叫你受罪。」

侯亭先是一愕，繼之恍然大悟，道：「原來五爺和小的是一路呀！」

齊東山現出奇怪的神色道：「怎麼，你事前并不知道？」

侯亭把頭一搖，道：「我祇知道幫裡還有一位同路的朋友，却想不到會是五爺！」

齊東山一笑道：「這不怪你，行事必須機密，否則豈非自己找死，你來得正好，祇是暗發紅燈信號過早了些，若能先見到我，就可以一網打盡他們了。」

「五爺，岳震宇的傷好像是好了……」

「早好了，要不然焉有不暗中通知的道理？他們正在重新佈置一切，並請有高手，我本想在虛實得悉之後再和上面密陳，現在已經用不到了。」

「都怪我心急了些，本該先來莊中和五爺通個消息，那就不會橫生枝節了。」

「話雖如此，不過事實却難，你根本不知道同路人是我，又如何通這個消息？」

「容易，范爺告訴過我暗語，所以……噢，五爺難道不知道有暗語的事？」

五爺笑了，暴然出手，重又點封了侯亭的穴道，然後冷冷地說道

：「不錯，五爺生是黑虎幫的刑堂掌櫃，死亦是黑虎幫的英靈俠鬼，自然不知道鼠幫叛徒所定的暗語，不過侯亭，五爺現在要知道它，你怎麼說？」

狡獪奸詐的侯亭，沒想到也會上這大當，此時想再改口，何異無知幼稚，於是，長嘆出聲，垂首不發一言。

齊東山冷哼出聲道：「侯亭，我再問你一遍，那暗語是甚麼？」

侯亭不言不語不動，心中却在轉着惡毒的念頭。

可惜他碰上的的是齊五爺，黑虎幫中的司刑者，爲人不祇正義，並且心細如髮，否則今天這件事，放給任何一位黑虎幫的高手專辦，也斷不會有這主意，套出天大的一個機密。

侯亭仍不開口，齊東山也不再問，拖出一匹粗白布，抖將開來，然後拾起油燈，嘿嘿地直對着侯亭笑。

笑聲嚇破了侯亭的膽，不由問道：「五爺……五爺……你……準備怎麼發……發落……我……」

齊東山怪笑，不答話，兀自笑個不停，他不止在笑，還在動手，侯亭穴道被封，人難移動，齊東山抱他站在一把木椅上，開始用那匹粗白布，自侯亭的雙足裹起，漸漸從小腿次及大腿，包紮珍器似的直

裹了上去。

侯亭是江湖人，自然明白江湖上的各種行當，頓時失色戰抖道：「五……五……爺……你……你不能……能這樣……的對我……」

齊東山好像沒空閑答話似的，粗白布裹到了侯亭的腰間，侯亭已覺有些窒息，狂號道：「五爺饒命，我說，說那些暗語！」

齊東山又兩聲嘿嘿地道：「我聲明過了，不再問第三遍，說不說在你，我管不着！」

一邊答話，一邊手仍不停，剎那間裹到了前胸，兩整匹粗白布，還沒有用到四分之一。

侯亭哭了，淚如雨下，如失千萬兩黃金似的，這小子死了父母，都沒有掉滴眼淚，失去黃金，却比命還值錢，非哭不可，哭聲哀，話聲悲，道：「那暗語是『好大的風』，答覆是『很快就停的』，你再接『恐怕未必』對方就會說『我是同路的』。」

齊東山手仍未停，侯亭急了，近乎瘋狂的揚聲喊叫道：「我沒有說謊，就這麼幾句。」

齊東山突然停手道：「不論天晴下雨，都是這樣說？」

侯亭道：「不，陰天是這樣說，晴天把『風』變作『太陽』，其他仍舊不變。」

齊東山頭一搖，沒有表示信與

否，又開始動手包紮。

侯亭厲聲悲呼道：「五爺，我若有半句虛言，就不得好死！」

齊東山嘿嘿一笑道：「當真？侯亭！」

侯亭急叫道：「是真的，五爺。」

齊東山一聲哈哈道：「譬如晴天，我說『好大的太陽』……」

侯亭接口之快，無與倫比道：「對，對，就是這樣。」

齊東山冷冷地接着他自己的話鋒道：「對方答覆是『很快就停的』。侯亭，你他娘的自己聽聽這像是人話嗎？太陽會停？你這說的都是實話，五爺我要是信你，不惹天下的英雄笑掉了大牙才怪！」

侯亭暗中懊悔不迭，祇好哀求道：「五爺，你要是『好大的太陽』，對方就會接着說『等會兒可能變天』，其他兩句話，不論好壞天氣，都是一樣的。」

齊東山虎目怒睜：「你還敢騙我？」

「不，不，五爺，我這是實話，真的全是實話！」

「沒有假了？」

「絕對沒有假。」

齊東山笑了，這次是得意的開朗大笑，又繼續的在侯亭身上包紮白布，這次很快，霎眼已裹到了肩頭頂，這時，白粗布內外全被

燈油浸透，又用利剪，剪開鼻下旁兩部份，使侯亭不礙呼吸，也能聽到聲音，最後以油澆索，索網侯亭雙肩臂間，高高吊起。

侯亭毫未受傷，但已心寒膽戰，亡魂失魄。

正當他被齊東山吊上去的時候，齊東山一字字清楚的送進他雙耳道：「侯亭，五爺知道現在范賊和那阿木奇臭豬，已經率人趕來此了。在你脚下，埋伏着足能把這所別莊炸成灰燼的炸藥，當你被點着，燃及長索時，長索即斷，那時你已成了個火人，直墮下來，恰好自己點燃了爆雷火信，火信埋於地下，一團火的當空，誰也休想看出危險，然後再有慢行十步的時間，別莊即成火海，這是五爺給他們準備的接風酒，哈哈……」

大笑聲中，齊東山點燃了緊裹於侯亭雙足的澆油粗白布，直到火起，齊東山方始飛身而去！

侯亭待火一起，雙腳僅僅感到有絲絲兒的熱氣，人在驚怕下，早昏死過去。

一陣緊過一陣之頭痛，一時旺過一時的火焰，痛醒了侯亭，再聽到丈八地面上，傳來了雜亂人聲，接着油索已被燒酥了，天燈自空墮下，砰然作響，又利那，一陣撼天崩地的巨响傳出，烈火飛捲千丈，別莊化作火海，慘號悲呼聲相

接，由高而低，低而過，祇剩呻吟慘哼，祇可惜元兇阿木奇與范威雖受重傷却未喪命，所率數十高手，無一漏網，俱皆喪命於火海之中。

巨响傳到了停靠在海灘邊沿的兩艘大船上，船上的人，無不會心的望着，但神色間却無歡欣，因爲五爺齊東山至今未歸，元兇禍福難料。

「回來了，五爺回來了！」陳石生首先報喜訊。

果然，五爺到了灘頭，飛身登舟，不待詢問當先對雷聲遠遠道：「幸不辱命。」

雷聲遠拍着齊東山的肩頭，道：「辛苦五弟了，歇息一會兒吧。」

「屬下確實累了，請罪告退。」

齊東山在話說完之後，沒有理會任何人，包括岳震宇在內，轉身去了後艙。

羣俠感覺事不尋常，但無人詢問，也許齊東山真的累了，天已大亮，人在疲極之下，是顧不了這麼多的禮數的。

雷聲遠深知齊東山的爲人和個性，見此情形暗皺眉頭，不過他存疑心中，人太多，不願意形之於色被人發現。

這兩條船，是黑虎幫的運貨船，事急之下，決定暫居船上，一夜勞累，大事乍定，羣俠繼齊東山之後，各自歸臥。

救應，沉聲對古倫道：「古倫，岳某即將發動飛刃的全部威力，然後本身藉技藝功力脫身他往，至於你能否活命，要看你自己的悟性了！」

話罷，岳震宇穿行飛刃之中，以內力將百餘柄飛刃全部催動，艙中頓成一片飛馳縱橫的刀光刃影，閃移格擋，剎那間化作疾影投出艙窗。

古倫空自恨得牙癢癢，但在刀光刃影中擋格，避尚且不及，又能奈何？

* * *

此時在「金龍幫」大廳中的一場搏戰，恰正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漩姑一劍在手，威風八面，將阿木奇一千手下俱皆阻於一角，使他們無法接觸阿木奇，但時間稍久，寡總難以敵眾，再加上後面二三十名份屬古倫和雲飛鵬的部下，亦聞聲雲集而來，其中有二名功力技藝一流的能手，戰末十合，漩姑已三陷危機，若非雷猛百忙中打出「攝魂八音」援助，早已負傷，就這樣也已累得香汗淋漓，喘息不已。

阿木奇苦在祇剩一臂，又是徒手，雷聲遠紅毛寶刀早已改變了路子，所發招式全是拚命借亡的攻而不守，阿木奇有多次可把雷聲遠擊傷，但因此他本身則勢將中刀，唯有不進反退，何況雷猛在側，拳風

凌厲，三人勉強打了個平手。

漩姑久戰越發不敵，雲飛鵬所屬的那兩名高手，其一瘦長，另一為彪形大漢，瘦長人目光一掃阿木奇等戰況，立即揚聲對彪形大漢道：「老辛，這裡交給你，我去幫幫阿王，賣點力，速戰速決。」

辛大力為外門神功有萬人敵的好手，瘦長人林楓，身懷高絕技能，但始終深藏不露，包括雲飛鵬都不知其能，他怎會藉藉無名呢？無人知曉箇中因由，但林楓和辛大力，似有緣份，如同焦孟，而辛大力除對林楓言聽計從之外，連雲飛鵬有時也會碰他點釘子。

林楓說罷飄身欺向雷猛，左掌封，右掌劈，直擊雷猛雙肩，雷猛旋身出拳，封架之下右足直點林楓心口，於是打作一團。

辛大力適時暴吼一聲，道：「你們給辛老子全站得遠些，讓辛老子一個人來收拾這小娘兒們。」

一句「小娘們」，叫火了本已氣力難支的漩姑，一提氣，手腕連振，一式九劍，抖出滿天劍花，裹住了辛大力。

辛大力人魯性猛，外門功夫亦已練成了「鐵沙掌」，普通刀劍休想傷他，漩姑所用兵刃，在被擒時早被收去，這柄劍是其兄取自己死惡徒手中，雖然鋒利，却是凡品，辛大力被劍氣裹緊中自是鬧了個手忙

腳亂，在他左臂橫護面目下，漩姑一式九劍，祇見他上衣斬裂成千百條，滿頭鬚髮，斬得零亂不堪之外，毫無所損。

漩姑變式，劍尖刺削，對方不伯利劍刺體，芳心大驚，這一戰焉有勝理，膽氣微怯，辛大力已發覺衣碎髮斷，暴吼一聲，一掌順勢而下！

阿木奇獲得林楓助力，成了單對單的局勢，未十合，雷聲遠祇能自防，難以還擊，阿木奇桀桀怪笑，獨掌出招如同狂飆，掌掌含蓄內力，雷聲遠有紅毛寶刀不但無用，反而阻礙重重！

最有聲色的一對，是林楓和雷猛，兩人都是內外雙修的高手，不論真力技巧，處處玄妙，「天指斷魂」碰上了「幽冥無路」，「五陰白骨爪」恰被「正剛之手」所破，一招來一招去，詭譎奧妙令人嘆為觀止。

突然一聲嬌叱，倩影凌空，利劍直貫向阿木奇肩胸部位，原來雷聲遠一招失誤，為阿木奇所乘，震飛八尺，紅毛寶刀脫手將墮，阿木奇順手抄接，漩姑本已疲極欲倒，恰好辛大力貪功心切，鐵沙掌以劈為抓，漩姑側避，瞥見老父危極，嬌叱撲上。

阿木奇本能的左躲，紅毛寶刀為漩姑於空中接去，辛大力適時追到，阿木奇依然撲向雷聲遠，辛大

力指力已足夠，漩姑右臂已在他掌握中，若被抓緊必將斷裂，漩姑人已踏實地面，她並非有心，在祇能回臂，以求自救之下，左臂反甩，紅毛寶刀舉起一片赤霧劈向辛大力的臂膀。

辛大力自恃外門功夫已到不傷之境，哈哈兩聲依然探手抓去，林楓看得分明，招呼已遲，全力一掌格，使雷猛無法逼進，接着身形忽地恰到好處趕上接應辛大力，右掌一翻抓住了紅毛寶刀，對辛大力叱道：「糊塗，這是寶刀，碰不得！」

奇怪的是他並不奪那紅毛寶刀，更不和漩姑動手，却對漩姑一笑道：「我這兄弟是粗漢，姑娘手下留情。」話鋒乍止，人已返撲雷猛，二人又戰於一處。

林楓阻止漩姑，救下辛大力重撲回戰，其快如風，顯現出他那深藏不露的一身罕奇功力。

雷聲遠已站起，寶刀已失，更非阿木奇敵手，漩姑雖想立將寶刀遞交老父，惜為辛大力所纏，有心無力。

雷聲遠被迫無奈，探手取出四支「攝魂八音」舉向阿木奇，阿木奇深知厲害，不敢逼得太近，迫得他在丈外停步，他倆遂成了彼此虎視眈眈而動的局勢。

適時，遠處突然傳來一聲怪嘯，隨聲自外飛落一人，此人已然

林楓道：「岳幫主，此賊乃為阿木奇所收買者，雖是兇手却非主謀，在下可否討個情面帶幫主去誅元兇，讓在下殺此賊以了斷舊案？」

「舊案？朋友是……」

「在下林楓，世居長安，先父林世傑，有年因事結仇邱姓一家，此賊為邱姓人家收買，一夜間殺在下全家三十四口，在下為尋此賊奔走天涯……」

「請問，令尊可是『佛心聖手』的林世傑大俠？」

「不敢，正是先父！」

岳震宇誠摯的拱手道：「先兄在日，曾數次談及令尊救其不死事，林兄，咱們一言為定，此賊就交給林兄，但林兄小心，最好是馬上了斷，以免夜長夢多。」

林楓領首致謝，立刻召回辛大力，岳震宇再次拱手，飄身直對阿木奇，並對雷氏父子二人道：「請代壓陣，並監視郭賊，阿木奇交與震宇吧！」

雷聲遠含笑應退，岳震宇不再多說，奮身撲上。

士別三日刮目看之，岳震宇身懷「武聖三篇」，已立於百戰不敗之地，阿木奇為求活命，全力掙扎，全力猛攻而不顧自己的死傷，他辦法用得固然對，可惜對於岳震宇的「天星雲手」自防有餘，「破天震

雷力」攻堅誅敵無不摧之，阿木奇三合已被震力傷了僅有的一隻左腕，心懷神驚下，一招「虎雙撲」看似欲拚生死，實則中途撤退，倒縱而出，一射五丈越出了側窗！

岳震宇一聲沉叱，身法展開，後起先到，人凌空正在阿木奇上方，右足猛踢，「震山力」發出，一聲折骨响聲，恰與正遭林楓奇招破

腹的郭震慘號互應。一在廳外，一在廳內，元兇雙雙慘死。

岳震宇恨仇已了，與林楓交成好友，津沽地面讓給了雷聲遠父子。風和日暖，林楓允諾與岳震宇創業遼東，馬踏青石，得聲中，大英雄載得美人歸，而「小白龍」於津沽為兄復仇亦圓滿結束了。

(完)

林楓接口道：「對，此賊正是『白眼狼』，岳幫主，在下獲知此賊曾受多金，慘殺令兄，幫主追逼此賊，想來是要為令兄復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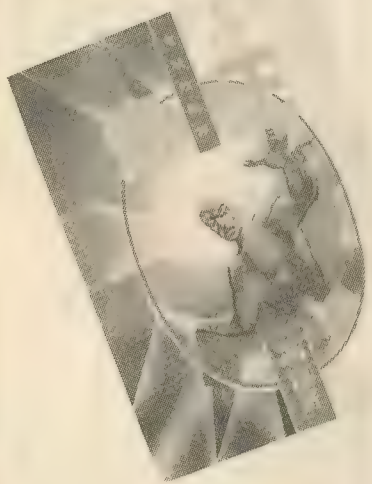
岳震宇道：「此乃當然之理。」



(鬼域陰陽界系列)

鬼王

馮嘉 著



鬼域亦有正義之士，可惜正義的鬼王貪睡，一睡幾百年，於是鬼域中社會不安，妖氣冲天，禍及人間。幸而鬼王醒來後覺察事態嚴重，立即着手徹惡懲奸。故事風趣又含敬世意味。

每本HK\$ 3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上文提要：

方寶玉被胖太歲吊了起來，時間一久，便神智不清了，不知過了多久，他才被放下來了，却躺在一張舒適的床上，旁邊還站着一個小美女，原來她是胖太歲的師妹。胖太歲本已夠胖，又進來一位比胖太歲更胖的女人，雖胖却功夫了得，剩下方寶玉與那小美女小媽時，方寶玉向她講起故事來……

方寶玉傳奇故事／龍乘風飛圖

白眉太監



深山渡良宵 伊人被倒吊

小媽說完之後，原本一陣青一陣白的俏臉，變成一片通紅。

方寶玉盯着小媽的臉龐，不禁瞧得有點癡了。

他吞了一口口水，突然再也按捺不住，撲前便要親吻小媽的臉。

小媽給他嚇了一跳，急急側身閃避，方寶玉撲了一個空，但鼻子輕輕擦過她雪白的粉頸，但覺一陣少女體香直沁入心脾，真是舒暢無比，連骨頭也酥軟下來。

小媽退開兩步，原來已一片通紅的俏臉，更是有如火燙一般。

「你……你這個人好壞！」小媽跺了跺腳，看似生氣，但卻又似有一點點暗暗高興。

方寶玉訕訕一笑，摸了摸鼻子說道：「這是『君子好逑』，又叫做情不自禁……你不必放在心上。」這番解釋，有點不倫不類，但他並非情場老手，能夠如此這般自圓其說，手段已算不俗。

小媽初遇這種小滑頭，一顆芳心早已方寸大亂，要是兩人比拚拳腳功夫，她大可以在十招八招之間，把方寶玉揍得叫爹喊娘，但若要言談之間互耍手段，她可萬萬不是方寶玉的敵手。

方寶玉「一擊不中」，倒也算頗有風度，並未繼續死纏爛打，他淡然一笑之後，又說道：「你很聰明，太監就是寺人，寺人就是太

監……這姓梁的廚子，果然並非大腳珍真正的丈夫，而是一個忠義太監！」

「忠義太監？」小媽不禁又是一楞，這名詞她還是第一次聽見，自是感到十分新鮮。

方寶玉點了點頭，接道：「不錯，他真的是個太監，而且並不姓梁，而是姓武，名中樑！」

「世間任何人都好有壞，比方說：一些得道高僧慈悲為懷，以普渡衆生為己任，這些和尚，自然都是好和尚，但卻也有不少酒肉和尚，打家劫舍，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到處拉屎放屁無惡不作，這些禿驢，便是壞和尚！」

「和尚有奸有壞，太監也是一樣，儘管有些太監狗屁也不如，但在千萬萬太監之中，總會有些正義之士，雖然身上少了一樣東西，未必便連忠肝義膽也一併統統割掉，只要有忠有義，自然可以稱為『忠義太監』……於此類推，世上當然還有不少『忠義大臣』、『忠義老閹』、『忠義老閹娘』、『忠義尼姑』、『忠義三姑六婆』等等……倘若你也有忠有義，便是……」說到這裏，故意住口不說下去。

小媽好奇心大起，忍不住問：「便是什麼東西？」

方寶玉嘻嘻一笑：「你若有忠有義，只能算是個『忠義小笨蛋』，

除非……」

小媽本已掄起粉拳要揍他，到最後卻不禁再問：「除非怎樣？」

方寶玉道：「除非你對天下人有忠有義之外，對我還有情有義，那就不再是小笨蛋，而是『忠心耿耿有情有義小仙女』！」

小媽鼓起腮，又啐了一口：「你再瘋言瘋語，我不睬你啦！」說着，擰身轉身便走。

方寶玉連忙一把將她拉住，陪笑道：「別生氣，小人一時忘形冒犯，你是大人，決不會記小人的過失，總而言之，我以後對你定必一本正經，有如老僧入定，又似木頭羅漢，正經得不能再正經，如有食言，甘願給小媽姐姐拳打腳踢，絕不還手！」

小媽「噗嗤」一笑，眨眨眼說道：「你若真的變成木頭羅漢、老僧入定的模樣，又有什麼好玩了？」

方寶玉「啊」的一聲，怪笑道：「原來小媽姐姐也很好玩，對於味同嚼蠟之人，大大的討厭……這也容易，此後我會小心謹慎，咱們玩笑照開，但卻不惹你生氣討厭便是……未知小姐意下如何？」

小媽「哼」一聲：「別再越扯越遠，你說的那個故事，後來到底怎樣啦？」

方寶玉故意咳嗽兩下，清理清理喉嚨，然後才說道：「大腳珍扮

死搶救武中樑，她手提一把尖刀，見人便劈，劈倒了五六個人之後，刀鋒早已捲曲崩缺，簡直不成刀形。

「武中樑又在大罵：『你拿這把霉刀來送死嗎？天下間蠢人千千万萬，只怕還沒有一個比你更蠢半分！』大腳珍叫道：『我若不蠢，也不會嫁給一個太監！』」

「兩人吵吵罵罵，卻一直並肩攜手共抗強敵，包圍着他們的敵人，一個一個地倒下去，早已身受重傷的武中樑，竟然又再越戰越勇，此人戰鬥意志之強，實在不可思議。」

「但到了後來，他們終於發覺，無論兩人如何齊心協力，苦戰到底，到底是劫數難逃的。」

「因為在這些敵人之中，其中一人，始終並未出手，一直站在遠處冷眼旁觀。」

小媽聽得心頭怦怦亂跳，她倒抽了一口涼氣，才問：「武中樑……和大腳珍姐姐遇上冷森嚴……結果怎樣？」

方寶玉苦笑一下：「武中樑雖然勇武不凡，大腳珍也是女中豪傑，但冷森嚴既已親自駕臨，這一對苦命假鴛鴦又焉有倖免之理！」

小媽「啊」的一聲：「他……他倆都已慘遭毒手？」

方寶玉緩緩地點了點頭，說道

：「到最後，冷森嚴親自出手對付武中樑和大腳珍，不到三招，武中樑的腦袋化為肉醬，大腳珍死得更慘，白眉闍賊用一條三尺長的鐵釘，自她下顎直穿上天靈而死！」

小媽臉色蒼白，全身虛軟乏力，彷彿正親眼目睹這一幕慘劇。方寶玉長長嘆一口氣，接道：「武中樑本是白眉闍賊的手下，但冷森嚴奉了魏忠賢之命，迫害左副都御史楊漣，結果楊漣被投入冤獄，二十六天後，慘被拷打得體無完膚，奄奄一息……」

且說案發其時，乃明朝天啟五年，朝中權勢，幾乎盡傾於司禮秉筆太監魏忠賢之手。

明朝權宦，絕非始於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十九年，朱元璋頒佈著名的「御製大誥續編」，其中有云：「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歎……」由此可見，這位明朝開國皇帝，早已對「宦官亂政」之事大起警惕之心。

是以朱元璋登基未幾，即明令嚴禁宦官預政典兵，並鑄鐵牌刻書規定：「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

此鐵牌立於宮門之中，人人皆可仰視目睹。

朱元璋在位之年，宮中大大小小太監，統統都是皇帝的跑腿僕役，誰也不能過問朝政。

但朱元璋死後，形勢急劇改變。

乃至永樂十八年，明成祖朱棣在北京東安門北設立東廠，以權宦操縱刑獄，自此，東廠有權有勢的太監，往往隻手遮天，大興冤獄，殘害忠良。

朱元璋曾明令「內監不得識字」，但到了宣宗，志大才疏，自以為聖明果斷，竟把上項禁令一手搗破，在宮內設立內書堂，不但准許太監讀書識字，更鄭重其事地特派內閣重臣謹身殿大學士陳山親自教學。

此事看似無關大局，實則種下無窮禍根。

由於宦官從此能通文墨，以致日後導致權宦代替天子批硃、擬旨，做皇帝的越做越懶，既有宦官代勞，也就樂得偷懶、貪歡、疏政，真是說不出的過癮。

但皇帝過癮，天下百姓以至文武百官，可不過癮。

宦官當權，為禍越來越烈，先有王振，不但侍寵專橫，目無法紀，更公然直接指揮朝政，力排衆議，要皇帝朱祁鎮親征瓦拉。

也許王振在宮中住得太沉悶了，竟把戰爭視作兒戲，在毫無準

上文提要：

一個滿臉于思的怒漢擋住了柳露蓮的去路，兩個人打鬥了四五十招，柳露蓮發現對方並未盡全力，似乎意在試探自己，細看之下，發現對方是殺手莫焦所扮，不由怒上心頭，奈何至今未弄清何故被人追殺，正當她力有不繼之際，丁毅出現，未幾便將莫焦制服，他向莫焦詢問是誰派他來殺柳露蓮……

新派武林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飛·圖

銀杏山莊



千里追踪尋夫君 夜半敲窗良人現

晌午已過，柳露蓮尚未回來，丁毅祇好吩咐店小二送一碗麵進房，為謹慎起見，他先以銀針測試了一下，見沒有異狀才敢進食。

柳露蓮仍無踪影，急得他如熱鍋上的螞蟥，不斷踱着方步。就算劉家瑞留她吃飯，如今也該回來了，是何原因？劉家瑞她又沒有甚麼交情！除非田驚飛還在劉家，想至此，他一顆心又冷了！她這麼愛她丈夫，我無端端插一脚進去，是何道理，萬一她也愛上自己，豈不害己害人？

丁毅自怨自艾，忽冷忽熱，一顆心又焦又急又恐又憂又驚，似打翻了一瓶五味素，分不出到底是甚麼滋味。這情況他從沒試過，亦方體會情之痛苦。

冷玉霜是否奉命來刺殺柳露蓮？莫焦及尤七娘在道上已混久，認識的人自然多！徐飛羽也許認為用她更加穩當，卻未料到去年，在岳陽他接一單生意，目標的家，跟她的目標的家，正好在隔壁，是故他倆便這樣認識了！

再一個時辰過去，丁毅推開窗子望外，斜陽照了進來，已近黃昏。街上行人如鯽，都是客商，斜對面的怡紅院尚未開門，似一頭怪獸般蹲在那裡，隨時擇人而噬！

丁毅急道：「有一位女殺手剛剛投店，你由這窗子鑽進去，先匿在樑上，我由大門進去，有話稍後再說！」他言畢立即由大門進去。

巷口更是黑黝黝的，祇見行人進去，不見出來，更是無底洞，似有無數殺手匿伏在內。

丁毅哈哈笑道：「你會否認人說過，有富家子弟當殺手的？你應該已有數萬兩銀子，這輩子花不完，你說……」

柳露蓮啊柳露蓮，你若有危險為何不高叫一聲，教我坐立不安！

丁毅道：「你已幹了兩三年，那會賺不到一萬兩銀子！你的份子收取的佣金未免太高了吧？」

他一對眼睛緊緊瞪着路人，始終找不到自己要找的人，卻見到一張他不願見到的臉，「冷殺手」冷玉霜！

「沒有這麼多，我手頭上的銀子還不足萬兩，若我賺夠兩萬兩，便學你退出江湖！」

毅忙問掌櫃，「剛才是否有一位妙齡女子進來投宿，面貌美而冷？」

話，請直言！」

掌櫃點點頭，丁毅道：「那是我之舊友，在下正想找她，請問她住哪間房？掌櫃，你不信可帶我去，若她不認我這個朋友，我甘願受罰！」

丁毅略一沉吟，開門見山地道：「在下要退出江湖，但卻不斷遭同行追殺，是以想問你一句，你這次的任務是否要殺我？」

掌櫃見他誠懇，遂親自帶他進走廊，正好引冷玉霜進房的店小二出來，掌櫃便吩咐小二帶路。丁毅與柳露蓮住在東邊，冷玉霜住在西邊。

冷玉霜詫異地道：「竟有這等事？不是要殺你！」

小二敲門，「姑娘，有你的老朋友找你！」

冷玉霜道：「也不是來殺她，你可以放心。」

「是誰？」房內傳出冷玉霜的聲音，「我在揚州沒有朋友。」

「如此在下便放心！冷姑娘，有機會在下還想請你吃頓飯，大家交個朋友！」丁毅尚怕她不肯說實話，「反正在下已退出江湖，從此之後不會跟你爭生意。」

冷玉霜微微一笑，似枝頭含苞的花蕾，突然綻開般，「這種生意多得很，再多一倍的殺手，也沒有影響，誰在乎多你一个。」稍頓問道：「你幾時請我吃飯？」

冷玉霜道：「你不是來殺她，陪她找到田驚飛！奇怪的是她與世無爭，不知為何有人僱殺手要殺她！」

冷玉霜道：「去年岳陽城的舊友，敝姓丁！寓居於此，恰見姑娘進店，特來叙舊，別無他意。」

冷玉霜道：「你幾時請我吃飯？」

丁毅道：「岳陽一役，承姑娘相助，在下才可全身而退，心懷感激至今……」

冷玉霜道：「你幾時請我吃飯？」

冷玉霜冷冷地道：「彼此彼此，各不虧欠，不必言謝，我相信你亦非因此找上門來，明人不說暗

冷玉霜搖頭道：「是田夫人吧？你若有意，咱們兩個便吃個

「其實你也清楚，危險，整天生活在緊張之中，行動拘束，不能挺胸做人，不敢暴露身份，甚至連正常人的生活，你也不敢過，你會在當殺手期間嫁人生子嗎？」

冷玉霜雙眼一黯，但隨即道

冷玉霜道：「你是前輩，可否指點指點我這位後輩？到底壞處有多少？」

丁毅道：「你已幹了兩三年，那會賺不到一萬兩銀子！你的份子收取的佣金未免太高了吧？」

丁毅道：「你已幹了兩三年，那會賺不到一萬兩銀子！你的份子收取的佣金未免太高了吧？」

上文提要：

自從于阿坤帶的信送到，吳不忌與辛不苦兩夥人便對峙，兩夥人終於打了起來，于阿坤則躲在草叢裡看熱鬧，緊急關頭，他還用石頭砸向欲逃的惡漢，最後，吳不忌勝，辛不苦則被砍傷胳膊而逃走。于阿坤隨後又將吳不忌家裡的丫環救了出來，準備送到關奶奶那裡，路上，他們進了一家飯館打尖……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 / 辛可

文圖
飛士

飛刀小祖宗

計劃週詳充說客 誘餌上當願作東

于阿坤指著三個大姑娘，道：「你們三個女人！」

小老頭看看三個大姑娘，不由一驚：這是誰家大姑娘，怎麼從來沒見過？

小雲已對老老道：「坐了大半天的車，我們也吃不了什麼，就來幾碗麵吧！」

于阿坤立刻搖頭，道：「不行，不行，光是一碗麵怎麼成？你們跟在我身邊，可不能虧待你們！」

他側面對小老頭，道：「你快去，檢最好的全拿來！」

呵呵一聲笑，小老頭回身便走！

不料店堂一角傳來一聲冷笑

于阿坤根本不注意，只顧同小雲三人嘻嘻笑！

不多時，便見那小老兒雙手托著個大木盤，盤上擺的可真齊全，除了四小碗的雞絲麵，還有四樣滷炒，花蹄筋、蔥鱸魚、醬牛肉、蔥油雞，外加一碗香菇丸子湯！

小老兒把吃的擺在桌面上，笑道：「小客官的慷慨大方，加上三位姑娘的美麗端莊，應該吃我小店的拿手菜，四位，你們嚐一嚐！」

于阿坤道：「光看菜的模樣就知道好吃，來來來，大家動筷子，吃完了立刻上路！」

于阿坤與小雲三人正在吃得津津有味，那面暗角處傳來一聲：「算帳！」

是個女子聲音，于阿坤聽得一楞，這聲音有點熟！

只見小老兒走向店堂一角，笑道：「三分銀子！」

一塊碎銀子放在桌子上，只見一個嬌小的灰衣人閃閃向店門口！

于阿坤驚呼一聲，道：「小師太！」

不料那灰衣人影一閃便出了門！

于阿坤放下筷子追出來，他一邊追一邊叫，道：「小師太，小師太！」

前面的灰影不回頭，邁著大步跑得快！

于阿坤拚命追，一口氣追了五七里！

遠遠一道小河邊，有一排垂地老柳樹，那灰影一躍便到了樹下面！

于阿坤訕訕一聲笑，道：「小師太，你怎麼生我的氣呀？我什麼地方得罪你了？」

猛回頭，敢情正是海音小師太，只見她雙目露出忿怒的目芒，冷冷的道：「于阿坤，你好逍遙自在呀！」

于阿坤雙手一攤，道：「什麼意思嘛！」

海音小師太指頭點中于阿坤鼻子，道：「什麼意思？難道還要問？」

于阿坤道：「妳今天非說清楚不可！」

海音小師太道：「你知道我同梵各二人繞著惡水灘四處奔波，為的是什麼？」

于阿坤道：「我叔叔和尚……」

海音小師太忿怒的道：「我問你，那三個姑娘是那裡弄來的？」

于阿坤一笑，道：「她們都是我于家的人了，怎麼樣，還不賴吧？」

海音小師太臉皮一緊，俏嘴一撇，道：「就是有些妖里妖氣！」

于阿坤笑道：「妳錯了，是妳穿得太單調，不打扮，怎說她們太妖嬈？」

海音小師太怒道：「你小小年紀也知道找女人，于阿坤，你的大仇還報不報了？」

于阿坤雙眉一挑，道：「誰說不報？」

海音小師太道：「既要報仇為何沉溺女色？」

于阿坤頓足，道：「小師太，妳冤枉了！」

海音小師太道：「我親眼看你左擁右抱，嘻嘻笑笑的走入小店，還說冤枉呀！什麼才叫不冤枉？等同你那三個姑娘拜花堂？」

于阿坤道：「小師太，妳要不要聽聽我心裡話？」

海音小師太嘴角一牽，道：「說吧！」

于阿坤伸手拉著海音，道：「坐下來，妳細細的聽！」

海音手一掙，道：「我是出家人，你別碰我！」

笑笑，于阿坤道：「其實小師太要是打扮起來，一定比小雲三人都漂亮！」

海音小師太臉色一紅，沉聲道：「于阿坤，你說的什麼話？」

于阿坤道：「我說的大實話！」

「我不要聽你胡說八道！」

「小師太，你若不信試試看！」

海音小師太道：「試什麼？」

于阿坤笑道：「妳脫掉尼姑衣，穿上美人裝，只要薄施些脂粉，就知道我說的是實話了！」

海音臉色一寒，道：「我看你是找挨打，難道忘了臂上的傷？」

一提起右臂上方的傷，于阿坤便想起第一次同小師太在洛城相遇，那一場比武自己吃了大虧，可是現在……

現在的于阿坤可不能同日而語！

雙手連搖，于阿坤道：「小師太，我這就說出心裡話，小雲三位姑娘都是善解人意的好姑娘。」

「我準備暫時把她們三人送到

上元鎮，等到有一日我報了大仇之後，把關奶奶接回大皇莊我的家，就由她三人侍候關奶奶！」

海音小師太淡淡的道：「有良心！」

于阿坤道：「關奶奶應該是我于家的人！」

海音小師太道：「你是怎麼找來那三個姑娘的？總不會是從煙花中買的吧？」

于阿坤搖頭，他緩緩的坐下，道：「小師太，我便把這些天我的行蹤告訴妳……」

於是，他把如何與白大娘在飛雲山莫家寨大戰，且又救了莫家寨之事，仔細對海音小師太說了一遍！

海音小師太吃了一驚的道：「于阿坤，你也太膽大了，萬一著了白大娘的道，你就慘了！」

于阿坤一笑，道：「我是打不過便跑，跑夠了再打，叫我于阿坤同他們拚殺到底，不死不休，門都沒有！」

海音小師太道：「那白大娘……」

一笑，于阿坤道：「白大娘成了白癡，被另一個白癡拉馬上了惡水灘！」

海音小師太笑道：「不用說，你也把白大娘的腰包搜個精光了？」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于阿坤道：「也不過千把兩銀票，太少了！」

海音小師太道：「這以後你就拿著陶津的書信走了？」

「不錯，這是好機會，怎麼能夠錯過？」

海音笑笑，道：「你去了平陽集？」

于阿坤立刻又眉飛色舞的把他在平陽集的一番傑作，仔仔細細的說出來，且指著遠方的小店。

他又道：「若非有個綠衣姑娘半夜叫醒我，事情就不會這麼順，小師太，她們三個姑娘是好人，我應該把她們救出來！」

海音面色好看多了！

她淺淺的一笑，道：「原來是我冤枉你了！」

于阿坤道：「妳才明白？」

海音把面色一緊，道：「可是，于阿坤，你說好在破廟練飛刀，為何又跑了！」

于阿坤道：「妳怎麼知道我是逃跑的？」

海音小師太嘴一嘟，道：「我趕到外地辦件事，第五天便又回到破廟裡，你已不知去了那裡了！」

于阿坤在破廟練飛刀，練到第三天便走了！

笑笑，于阿坤道：「妳同和尚叔叔一齊走，我一個人沒味道，而且……」他拍拍腰帶，又道：「飛刀

上文提要：

洪幫「龍頭」錢起為練「房中術」，在外邊找了多個女人當其採補鼎爐，其中之一是王色，經小龍和柳談分別向其揭穿錢起的目的，王色深為痛恨，遂找了另外兩個同為錢起採補對象的姊妹黃蘭黃蕙，三人對錢起的用心同感憤恨，並斷定錢起出入水月庵定是同樣目的，某一晚，她們果然又看到錢起的身影閃出水月庵……



東門白飛圖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虎視天下

串通假作戲 矇騙愛女心

「我們來遲了一步。」
「也不算遲，可能又多了一個同仇敵愾的人。」

「萬一這妙尼不和咱們一條心呢？」
王色立掌如刀作了個斬殺手勢。

於是三人就自剛才那幃面人掠出的左側掠了進去，她們很小心，只有暗中偵察，才有收穫。

她們發現住持妙圓已經睡了，至少她的禪房中已熄了燈，但是，在後面一個院中却有人聲。

這個時候，甚麼人還在竊竊私語，而且有四五個之多？

三女往後窗上一貼，屋內立即傳來了水聲。

原來這是個浴室，五個小尼在洗澡。

這五個小尼看來最大的也不過十七、八歲。

最小的可能只有十四五歲，但發育已臻成熟。

其中之一的的小尼道：「這個人真可怕。」

另一個道：「是啊！我差點昏過去。」

最大的一個道：「一般男人能支持半個時辰就已經很少了，這個人一上就沒有完，我們五人輪流侍候，估計是繼續了三個時辰多，而且……」

另一個道：「而且他一直沒有『走馬』。」

窗外三女咬牙切齒。

錢起連這麼小的尼姑也不放過。

這工夫最小的那個道：「各位師姐，我真想不通，咱們的師父一個人怎麼應付得了。」

最大的一個道：「師父是老經驗，一定有一套辦法應付他。」五個妙尼哈哈笑成一團。

王色一扯黃氏姊妹，離開後窗低聲道：「咱們去找妙圓住持，她合作是最好，如不合作咱們立下煞手。」

三人弄開了妙圓的房門時，黑暗的屋中湧出一股雄渾的暗勁，這當然是妙圓已經聽到聲音而有備了。

三女左右一閃，院中一棵白楊樹狂搖不止。

三女不由凜然一驚，如果中掌，不死則傷。

「什麼人？」禪房內傳來冷峻的語音。

王色道：「同病相憐的人。」

「什麼意思？」

王色怕五個小尼也聞聲趕來，反而麻煩，立刻以「蟻語蝶音」道：「錢起剛剛走是不是？」

「胡說！」

「快別撤清了，妳五個小徒還無救。」

「如果真的有了又如何治療？」

「那要趁早，可以用一種藥物在陰外薰烤，由於陰蟲最喜歡那種味道，會紛紛爬出，然後予以捕殺。」

妙圓道：「王施主可否為貧尼檢查一下？」

「當然，小女子此來正是抱着人溺己溺的精神來救人的。」

看過之後，黃蕙掩口而笑。

妙圓道：「這位女施主為何發笑？」

黃蕙也是個較為聰慧的姑娘，道：「妳的不大一樣。」

窗外的小龍和柳談幾乎忍不住大笑。

他們二人當然也看到，只是不甚清楚。

妙圓道：「王施主，我有沒有？」

「似乎沒有，但妳們却已變成了他的『採補』工具了。」

妙圓道：「正是。」

王色道：「所以我們要起而對付他，如果到了他要拋棄我們時，他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了我們，因為以洪幫『龍頭』的身份作這種事，必然貽笑武林，洪幫部下對其信心和敬意全失而分崩離析了。」

是住持妙圓。

王色冷峻地道：「妙圓，妳參的是什麼禪？」

黃蘭道：「她修的是『七殺禪』和『桃花禪』！」

「別打了，都是自己人，師妹，妳太魯莽了。」

原來另一個是妙圓的師妹妙靜。

這工夫妙圓已亮起燈來。

黃蕙看清了人，見妙靜手中有短刃，立刻持劍撲上。

妙靜是個火爆尼姑，不用心計，直來直往。

但她和師姐及師姪們的最大的不同是能潔身自愛。

她不如師姐及師姪們貌好，却也有幾分姿色。

當初錢起也想染指，却被她嚴拒，有一次私下裡她罵師姐：妳們的行為和妓女又有什麼分別？

好在黃蕙只是衣衫劃破，僅傷及皮膚。

經王色及妙圓把二人拉開，且由妙圓親自為黃蕙上了藥包紮起來，這才上了茶點談起正事。

當然，王色等三人又說了錢起可能以金蟲害人的事。

「金蟲？那不是一種很可怕的小蟲？」妙圓聞頗頗廣。

「是的，豈止可怕，簡直恐怖透了。」

在洗澡，她們邊洗邊談，什麼不堪入耳的床第間的事都說出來了。」

妙圓也以「傳音入密」道：「妳們是何人？」

「不是說過同病相憐的人嗎？」

「三位意欲何為？」

「前來拯救妙圓師父。」

「妳們來救我，誰來救妳們？」

王色道：「如不合作，大師會死無葬身之地。」

「這話怎麼說？」

「第一，他是在利用我們作其『採補』的鼎爐，一旦失去利用價值，必殺我們滅口，因為洪幫『龍頭』來這一套，一旦傳出，必然轟動武林，甚至引起洪門內部嘩變。」

黃蘭道：「就算不殺我們，也會被他吸乾精血。」

「三位請進來吧！」

禪房內還沒有亮燈，三人已經進入。

沒想到寒芒疾閃，有人以短刃奇襲。

黃蕙走在最前面，而她的身手却是三女中最差的一個。

「刷刷」聲中，黃蕙的背衣及肩衣立被劃裂。

黃蕙發出驚呼。

王色和黃蘭也出了手，發現屋中有兩個人。

似乎剛才以短刃傷了黃蕙的不



輕鬆上路。唯有 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 : 858 8682 Fax : 540 4422